



丙子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手書

與王德清

頭三石印

卷之三

馬氏 煇書

伏承歸舟解纜不勝瞻依之至人生不足把玩一別輒數年
 能復幾別令人愴懷惟學問同源在彼猶在此也前輩所謂
 野色更無山斷隔天光直與水相通足以自釋耳其還家
 才此數月觀書雖不得如台山靜然亦有緒左氏課日
 就候書成萬里相寄兄亦當終我易傳也大抵周禮文書
 書三之法存焉讀者未易道也且好禹貢則未擊河先儒
 固曰通於二於青州是濟揚地達泗荆止於南河雍止於西
 河則以為受上之雨不知此正裴耀卿節級轉輸之法不以
 江人入河不以河人入洛洛人入渭實誼云漢都長安而以
 淮南為奉致輸非是裴耀卿之見略與古準致誓千夫

長百夫長之下 言庸蜀秦豳微盧彭濮諸國何也左氏
謂寧軍不陳無預於三軍 之以待令者也杜氏於春秋
晉人姜戎一義亦得此意今 多言常年出漢歌中丞顏秘
書且以為權道不知常年乃 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
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糞穀則增價糞也是非常年乎自鄭氏
以出其斂法為解後人遂以周禮耳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
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不知糞今又作益食貨志作斂是也
載師所征稅或二十而一或十而五自漢來諸儒因此疑周
不純用徹法亦輕重非二等是又失之不考凡征於載師皆
非謂在野受田之民率土官賢牧所食公卿大夫王子弟采
地耳凡此其收之民則什一也而自以其租歸公上則別以
厚薄勞佚為差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此冢宰所謂
邦中四郊稍甸都鄙之稅與焉民九職諸侯九貢各

調度耳漢律諸侯王自有少斂亦其租之所在也

合浦叔昌

周禮妄意熟讀豈敢言它委訪網領然自失從年薛常州
先生問天官一編參之漢氏自官衛分領光祿衛尉府藏分
隸司農少府一官分為數卿天子之奉又甘為私錢之屬王
后世子各養於寘宮謁者奄官亦散官焉此紐一解未易操
制隋唐之際殿中監內之吏作矣古人制度豈容輕改竊意
天官而下往往盡然左右抄拾漢晉以來下及五閩官制辛
以薛常州之意一一尋繹得其離合切告條示亦欲共講之爾

與吳父直

某賤不肖其所與游皆田野布衣儔類之士未嘗從王公大
人之後蓋謂之賁俗不可就見况敢望其即我哉來京都足
下獨造窮巷夜 門而賜見焉其行不以車馬其謁不以爵

叙其簡牘不以記 凡所以加乎賤不肖者願王公大人不
能得之於其門 弟子乃今愧昔甚矣小人之懷厚謹當世
君子也蓋聞 之化於貴公子見之外戚立傳自秦漢始
王道之行壹 之為此也將有繇然者矣君與相急士
於其公貴家 蓋為 於其私而一介之士無遺焉則國欲
無治不可得也夫一 而闕風俗係治道則豈僕私幸亦豈
足下之私為 德不肖誠謂非僕私幸且非足下之私為
惠也寵老之未 戒今之不趨宜弗之罪是以敢遲遲而往
也雖然施有所不報扣有所不答將以成真人之賢多而陰
觀其嚮背戰國諸子為之孔門無是也僕雖不肖敢不謹於
禮其將擇日 戒拜賜於下風

與林安之

中間作認伴者極欲如吾安之二三臭味脫去鄉邦來客山

國庶得淡中之腹尋承已過巖下良用快然安之飯之粗足
亦屑就何耶僕久厭此如沐漆解去無由爾比來新昌亦欲
漸與人疎稍回鞭策自警督視家居良為未便然每念呂后
劉歆輩視張子房楊子雲真自苦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
道故雖未便樂也安之乎子貢知味者南坡茹菜動踰月
無憐色與友生語率不十四五互相唯諾惟吾安之有聞如擊
天姿如許加之小自警督當入張揚會中謹勿為劉呂輩以
兒女語相甘誘落身林酌間其無過人但知非輒深悔恨亦
漸去舊習矧如安之相愛之篤不知其言之苦亮之否

與鄭景望少卿二

詳遺教席六七載百無一進獨幸於毗陵從百九兄游半年
平生氣息為之遲緩推挽之賜何敢廢忘中間託子之命仰
見盛德簡在宸衷可為天下賀簿書之勞非所以溷儒者比

未教下傳聞傳謾詳密不見端 私人慰釋雖然百九元書
孟朔望不但此愚見偶合故未敢深喜也百九兄屢不應書
自敵已猶倦况違尊者乎又從縣 請祠為禮率直如聞朝
論頗不相然墓符徑至殆非初心而得書願欲一來捨昨就
今或者胥失近知扁舟赴約計已全併得此消息馳報千萬
詳審勿使易來難去甚善甚望為祭酒僅及家易晉劉大著
王詹事皆竟不療海內賢者相繼彫喪令人喪氣張侍講方
結主知忽刺遠郡昌博士亦悼亡暫告未果復八年來所得
師反亦次第散散如此劇用無慘識罷還家了親事益遠得
御僕憐其不自棄而終教之時賜尺牒略去少褒之辭直下
廷針則千里猶膝下也

拜違詢色忽復自歲中間兩辱隆教一一具報後許溥報書
亦嘗略布淺瀆以未是正領令嗣書缺然不至左右為之歎

然建寧附問又嘗以大賢推較不苟之意為請殆言輕無效
許溥亦不欲復以上聞焉爾垂諭得後順正自是天資頑頓
不甚領會世間羞辱一事非敢以為學力也見性之誨敢不
從事蓋讀孟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則學力亦至矣猶以為
與孔子異然則士之任可謂甚重得其一二以為盡在是端
不敢也或蒙索見前二書他有以警策毋惜頻示何時和鑿
臨紙悵悵

答天台張之望

始僕讀足下所著書心許之亦心疑之繫辭篇末輒略去世
俗相贊爾語託古致規以觀侯足下之志嚮深淺堅脆真虛
受我耶逝將與君咨其所已至者而講求其所未至者莫不
悅諱我耶余豈舍之望者離未必合合未必相志越期年足

下果復携書已來且以先君子故弟之奇之遺藁與其季氏
所為文十餘篇以相寵僕不自知釋然以喜非特喜足下亦
喜吾交道之不阿素心之幸見察也且足下之書其於歷代
傳統正偏南北宜宗宜絕自漢晉以來諸儒去取異同是否
可以立斷其於春秋三傳諸家章句孰得聖人意孰不得聖
人意參互往復辨論務明白乃已要其歸大抵貴平而惡繁
不以私意傳公道若足下之學可謂博且篤矣入適於用矣
僕雖愚頗好古道及其文辭凡今以是稱者未有聞而不慕
慕而不求交者也况得如足下惠然肯顧先施而過賜之者
乎宜一見顏色趨向已決然猶因請而後明逾年而始信甚
矣吾未知足下之所歸也况足下容貌不能逾中人言語呐
呐無以自表見卒然遇之庸常稠衆中猶若人也先儒之論
正統者歐蘇張陳數公皆已名世春秋之學至程氏胡氏義

精矣今人固習聞其人而好尚其書然猶曰吾方有舉子事
未暇盡讀其視足下書何如嗜古者不必利於今足下其知
之歟以僕觀先君子書究其淵源蓋以樂貧賤尚志節為家
世然則足下宜知之矣誠知之吾與足下之無悔也無悔於
今必有傳於後吾所望於足下也雖然僕所望於足下者又
進乎此矣足下偏親在堂急朝夕之養卒卒引去有懷填然
曾未究竟相期秋風不遠千里僕所謂咨其所已至而講求
其所未至者有日矣僕雖愚敢不修飾以誌

與鄉守曹仲躬

瑞安御剝錢知蒙慈除免甚厚又分給有次第仰見明遠
千里無蓋傳聞尚悉翰往年夏秋租將錄省符抑漕檄也如
漕檄度惟深仁必有以已之果由上來將何以示惠蓋積留
而頓取之則昔日之奉今日之困曾不如勿倚閭也明道先

生嘗於新法中曲折便民蓋大君子不願法如何於其中為
致意則雖微惠猶無害是道也非吏部將安望歟受知之深
敢爾喋喋不以為僭易將博訪所以為便者嗣告

與閩帥梁丞相論耆長壯丁事

切見熙寧保甲法行始以保正副大小保長代耆戶長壯丁
承引催科之役至元祐間復差耆戶長壯丁法其舊以保正
長代者並罷紹聖復舊役法再以保正長催科其保正長
不願就顧者依舊召募耆戶長壯丁以此福建路耆戶長壯
丁往往與保正長並行不廢然其所以不為民病者以其猶
有顧錢也自紹興十年以耆戶長顧錢撥入經總制司窠名
十二年又併壯丁顧錢撥入總制窠名由是江浙諸州耆戶
長壯丁並廢惟福建諸州至今有之其照得福州官司檢驗
緝捉催率勘會煩重之事必責之保正副大小保長而耆壯

時時以縣司牒引追條強擾夫役不給祿誠未易論然州縣
曹吏日在官府猶可以細檢誚訶之又不比耆壯散居鄉村
為寄編戶莫知禁止也以某短見宜如江浙間事例一切廢
罷毋重為民害亦仁政實惠之一端矣

耆長溪王佐之

某無以愈人獨博交當代賢後之心出於天然雖以之得謗
訕或相背棄不悔以此凡先生長者往往見察幸肯與之游
而士之好學者亦或過聽以為可師友也而欲與之游向者
臺評云誠非過當然初不知其中實無所有偶然得此而遂
疑其挾此以傲物也訟咎以來不敢復從群衆妄出已見論
事是非與人短長但杜門讀書不則熟睡足下廼欲舍凡筵
之奉從我于寂寞豈非益其疾乎息陰休影已出下蒙定下
願秉燭而照之此某所以辭不敢也因事微又當蒙亮懇然

專意不可虛辱繼此惠音不以淺漏將必有以奉報

杏林宗簡

下問甚善古人之不可見所以壞人心者非一端也受田百畝皆足以自給嫁女無過純帛五兩無圭田則不敢祭薦魚菽而已舉一隅則他費稱是而自喪祭射鄉器服已上率數百家合力為之每與一事閭里共其勞以此皆農夫也而其秀民得從事於學蓋二千五百家而後有序三年而興之是謂草澤之士於公無慮於朝市無制其升於國則異是其從公卿大夫之子匹學校者固有廬美其市朝固有制矣士之子恒為士不敢捨而之他也漢承絕學之後循謹鄉教授之法而取士以戶口率不敢開游士之禁唐之四門學所謂俊士者則四方之所升進餘皆品子自國初以行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為閩蜀唐漢偽官者往往慕化從順

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諧諛身不重鄉貴以此得人而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熙豐變攸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度牒而隱逸之路塞罷舉定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可備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瀆之流為一川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今其勢極美度其變不遠亡之抑豈盪蕩恐非人事也

吞朱文昭

書問濶疎未有似此別者然得之往來人知讀書著文不亦足樹釋彼所貶字帖具審所論撰不少其意若欲續其家之緒又極忻快未得即觀遙想增氣耳其歸日益甚慈恩却

不銷沮年來反覆古者與論當世之務頗覺鄉者函并思符故人共論此往往隔阻每一上心於邑移日近到東陽哭呂

著作墓又迫蕃叟弟堯先叔匆匆端歸疲頓不少且復休養

幾時或能乘此暇日訪我仙巖之下何啻百紙相煖耶而
士大夫深厚其季姦臣擅國群盜竊號而名卿大夫擇言而
事之於是中興光武規摹窄狹而士氣薄矣晚來名節之衰
要是衰俗一舉不勝散為吳魏之後率多喜功自見其不肯
去者南陽一輩耳往時嘗說西漢無節義東漢有節義殆
未深考孝章一變明光之政漢祚遂微孝章誠可恨其不可
裕後傳遠者大抵明光之為也攝古喪禮也蘇氏引之未
當若周公誕保七年豈是事例魯隱嘗國攝云者傳從其初
言之也

答遽祥承

下論律學極見詳博所欲著書無惜蚤下筆因以見寄前志
云云正以方今功業當付儒者自建隆創業嘉祐守文熙寧
變法宣政召禍其間盛衰何可勝道達矣諸賢豎立之義

與孝年粉飾上已過獨慨然右克廣文聲之意而書生亦
類皆齷齪以至今日吾黨宜究觀大方深永
則講求廢墜以興文物如來示亦將次第舉之耳不以為不
足學也

答賈端老五

去載蒙肯來相與於寂寞之濱荷意不淺淺髮齒衰改無從
它覲儻假之年獲與士友共圖不腐於經術之餘志願足已
間居頃課一書要當自古文書始踰年便可到春秋之末而
及通鑑可也益執未知會期願一加愛

別去殊恨匆匆以循陔之念不欲奉留然終不滿也左傳且
急讀見得隱栢以前僖文之際哀定終篇無慮三變綱目則
成書舉矣其它依經為傳文無虛發優游不迫而意已獨至
蓋非二家所能及非一二面剖難以筆舌盡也懿仲諸友已

史謀遷書院於先人壠下以為來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
春草當奉約矣

蒙息守壘交游借譽之力多矣幸甚以感讀左氏書頗有條
貫疏亦於所當報已一一據見釋其左方有一二條似不足
疑也若今年了此書開歲便可從太史公史記下手陳了
翁云譬如緝麻忙復暫舍暇而續之自成長條不忘室銘說
就即附上應不但已也

近稍為眼昏花不能苦讀書每客去則玩想向來所誦習自
娛不足為念也示諭看過左氏傳甚善疏問數條只是小
小事目未是穿貫五霸之變五霸功罪未分則東遷之不統
與歷年多處未見着落春秋同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於史
見義以五霸為據案而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
表見其所書因五霸之與衰究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

周亡而秦漢出矣以其大略若夫精詳非而莫究太史公書
又以接高書春秋之統緒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
而不敢比假春秋是以變為紀傳世家書表耳何當合併其
講其指

讀史記甚善然有狼駁奇恠之疑何也獲麟以後孟荀推尊
孔氏明禮義之統紀二子死百氏益亂真老儒如浮立伯伏
生之徒區區於秦楚之際抱經自 而其力不足以發揮前
緒至漢六七十年間董大夫始究大業由何孔安國戴聖
戴 德毛莫並出各有所著而又未能合群書為一削其
不合以存其合者太史談有意矣然六家之論猶崇老抑儒
遷卒家學乃盡 百家之精而斷以六藝易本由何春秋本

董仲舒 書本孔安國禮本河間獨恨不見毛氏詩耳蓋其
融液九派萃為一篇經點雜論自五帝紀以下虛有依據五

歸文不再據情讀帝先生難言之書缺有間其軼迥時時見於
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則所得
多而自負亦不薄矣惜自班固看渠不過妄有瑕摘後生必
習遂成牢談千五百年之間此書湮晦正賴吾黨自開隻眼
不惑於紛紛之論謹勿容易便生疑薄也老夫不能自白於
後世常欲落筆少發所自識破者為前哲出氣因循未果近
諸友為遺仙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後月足以奉合簪
之歡得三兩人相助檢討便可了此一項冬間首來同社幸
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手書

答黃文叔

三監班固說非是商都六七遷皆夾河是後東徙朝歌周自
岐雍興初務撫定凡東諸侯嘗為商畿甸近服者皆命
之三母弟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
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餘地廣不得為邶鄘衛明
甚三監誅廢音衛始皆為諸侯蓋有管霍之地而蔡管空置
矣後以命其子仲其他則齊魯燕二三大國州牧之境總之
周南召南也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有二南國風而已江左
漢汝諸詩不言其封君甘棠雖美召伯而不繫之召是時大
得所謂十三國風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魯鄘
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焉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知

無統紀及其威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匪風下泉有若
言節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
以邇終風以邇鄰嘗統治於衛既得之美以其封域不見於
傳疑為虛置之國且諸侯封域不見於經傳何獨邇鄰
是不足惑也雖然以為周公封建之說則又不敢不告且周
官封建自鄭氏汨亂之而其書迄不見信於世古者建國率小
大相維其邊國皆大國也故案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為中
外之差案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為中外之差焉
貢亦云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以一
服為率正此說也鄭氏攷之不詳輒以大司徒測地制域以
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是為分地推之他書不載
合則有夏商三等周更置五等之說則有周公斥大九州之
說則有其半皆附庸之說則又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

之說至於改定經文以七伯為十一伯之類臆決稱其數
不暇盡論凡試以典命司服大行人司儀諸文攷之則封國
三等至周公不變其小異者公一位諸侯伯一位子男同一
位耳蓋周未有爵為公者必若宋杞而後為公周虞皆為天
子三公而稱公非有其國而子男獨多職方氏云九邦國一
里十里云者以每服相距言之以其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
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
子方百里則百男且周未有封公者則通一服之地小大國之
多寡以是準凡為侯伯者過十二三子倍之男又累倍之其在
經傳晉為甸侯曹為甸伯班班可考他如顯史在邦域都無
賦於司馬者何可勝數而附庸不與先儒以八州為千八百
餘國固繆以春秋僅有一百六十餘國亦繆僕曰唯賈至
最得其意自司馬遷以下往往為經生所亂不敢不告也至

如乘車之限祿食之等無足深言者且書不能悉計高明必有以推見之區區所陳勿為他人道幸甚

荅陳同父三

尋常人耳蒙老兄拈撥最早而晚又為正則推作前輩行此二三年間雖不鮮進而交游殊未散落皆二兄之賜獨未及與晦養游講求餘論如人一身血氣偏枯以是勝格未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取取其間以辭害意失之遠矣老兄態度而欲附之下風以意厚甚而不敢當也往還諸書就復效過不知幾年間更有此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文占得地設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着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以老兄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達成

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文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是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不免於為驕君亂臣之地竊所未安也以兄之奇偉造不如樂毅論之迂濶朱文之正大遠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尚為有益於訓乎且朱文使謂兄與抑三代而兄以朱文使五百年間成大空闊至於其間頗近忿爭養心之平何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為晦養言之徒若犯分也

自七月間病暑幾殆凡事盡廢泰直之到闕欲附數字猶未能自強也瞻仰嘆故何可勝道專人惠書就審訊後尊候萬福懌懌之至各年半百餘歲不過一再相問勞無由聚頭又

堪輿意也其昔者何所有今者何所進自是老兄諸人過相
拈撥每自謂人品極是尋常而亦礙人眼孔端是友朋捧
之過近來衰惰益見天道尚思而好安無復更有他念來書
方以為諫進豈以為尚妄意當世乎然老兄之論要是懶撲
不破若得人之伏不免背去求一喜之遇隨于敢闕只是浸
砌闕合工夫能有多少光景往時曾與東萊語及非來復安
得浸長老子極以為然所不識亦與求意略同否然恁老弟
所當言請置是事元晦往復諸書何嘗敢遺老兄點嘗得箇
只是書中詞氣全似衲子書面捧之語不應寫在紙上一
便傳十百便傳千豈可不忍耐特擇言語却乃信手添起後
生胡亂摸畫而元晦亦趕趁出了無限不恰好話故亦為
修辭之難而輒進區區之見老兄既嘆作附勢令人不敢再
三且漢唐事業若說並無分毫扶助正道教誰肯伏孔孟勞

切與管仲百里奚分跡亦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職得
三兩分便有三兩分功用識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却
有全然識了為作不行放低一着之理火無全然不識橫作
豎作偶然撞着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直不欺
廉纖自占便宜其間時有漏氣言語元晦執以見攻蓋是忌
愛然亦緣要攻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脫體蹉過此老弟
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兩家耳初
非有輕重抑揚之論也

自兩婿入館繼以遷徙少定欲遣人間應之報有意外之獲
方謝絕人事無從問訊且道遠不詳本末無着力處但與老
妻日夜懸念長吁竊嘆而已予約來言事已明白不墮小人
穿中盡室驚喜嗟乎怖哉老兄直至此也天之生才不遇則
亦已矣聞巷蟻蟲之徒時欲置之罪罟若非朝家以不殺士

為國是法令明具有司
吾輩平時每欲望人度外
士以此免不知幾人則議論誠難事耳又况朋友滿世
一旦有緩急束手無策若衰朽老病親愛亦不過呼冤呼苦
與坐視者無異即知老兄負謗負累奔走鄉曲之急直是在
苟舉此兩端方服前輩遵守三尺不敢放開一線穩便話頭
又居鄉如處女雖親戚在縲紲之中或不替救迺是知時識
勢非苟然也老兄數年以來再耽於禍目今亦只得還他本
朝學者轍樣將秦漢間士大夫公案一切封起未當其位屈
看頭合看眼杜門燕坐以養和平之福而山浙西別業稍有
倫序漸為擇紳之計尤所願望其腐生之說雖可厭薄然不
到老兄之前他誰敢言者急時坐視慢時以空言相切某則
自知罪矣幸察至望

與王亞夫運使

某竊惟宋興之初藩鎮專命擁財以自封靡爰建將輸之節
以阜通天下之有無雖自錢以上名白係省而州郡之闕
一仰於部使者四方之計上於三司或累十年不省而歲
富於外臺不可勝計中更變亂於其職往往僅同催綱督租
祖宗所以懋遷南北均調內外之道缺矣台座以蒼明之望
簡自聖裁界以總輸之寄豈與循次而進不得已而授者同
日語哉講究顛末還之國初不勝士友之望前書所布自倉
司發之尚為涉越今台座事也留意幸甚辱在愛予不當因
賀但奉腐熟之談輒申前稟伏紙僭越是懼

答丁子齊三

示及新篇意趣開淡然詩律更當進步子齊德性器度絕過

倫輩而區區猶有增益未能之望則磨礱乎事業奮發乎文章也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通此而後可以應天下之故者以曾子守約之學而曾子問一篇自禮之窮世故之變悉講而後已以此可以推測孔門之傳也過節儻能思然一來各進所見幸甚舊學典刑日就寥落非壁立自信安得脫世間波瀾其老矣所親朋友共發明之無任引領

下問讀書譜近方脫蒙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若從頭商推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益要圖樂如米論也書譜又辱為之叙文意俱盛前黃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章未曾提撥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則定方可游誠之恨未見向薛常州每每稱其為英才緩急可倚伏聞與張欽夫相聚甚久欽夫幕中得其助為多鄭四三文為福建倉失此良友深以為歎子齊既與之處若下人不

真不得其精要當切思到底日月不可悠悠聞子約見于靜陸文不受其礙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文不能割斷得下其他空疎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禮子靜如洙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扣其本末否其甚恨不得與諸公相講切追憶伯恭景望二賢於丁酉聚首之時不覺悽然

除夜有懷一章豈能無意詩三百篇大抵喜怒所作要不失其正讀楚詞漢賦建安五言吾輩可謂首鼠畏禍夫畏禍豈所以待寬時耶近日士友相厲多說無圭角此是大患知者向沉默不知者固有所激昂以要君為利為利者負國沉默者謂之何哉六朝人物區區中原之念見之寢食今日舉子握筆作場屋文字者未嘗肯道其名字獨不謂不能撥亂反正其人固不足道耶吾輩為漢民將十餘世而使吾君忍耻事

讐垂六十年而學校鄉黨晏然無進志其大者則率其徒為
清談次摘章句小則學為詩文自娛當此時吾黨與士反不
愛其說謂之波蕩此某所為懼子齊勿以為疎也幽人貞吉
勿事奔競之謂若曰時事不得講人才不得評則非古人之
意平生讀書亦以為理義如此足矣杜門以來大覺不然子
齊試以堯典至平王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
之變有人則濟無人則否此事占田地闊不應碌碌休也相
愛之切切怛彌甚惟吾子齊志在本朝故盡布之不必於不
相知者道也文季口手自足受用未必聽朋友之砭器遠於
足下信厚異時出處共相規約若子齊話頭止如向來所云
非所望也蘇黃門晚節甚慚於東坡以溫公待小申公如許
至變法時每苦囁太懦力量真難事耳

與林誌修二

某凡八十餘日始達官下一冬雨雪難阻萬狀回想閑居士
友團頭之樂不可得已桂陽本一縣置吏養兵與賦輸視他
大郡民力重困至於甚不能平則或騷動非其俗喜亂也至
此逾月行無見囚而訟牘但田土典賣不明等事蓋朴魯耳
唯是帑藏盡虛蕩無綱目而漕檄如織官兵持逋券責償者
累月正使收拾得到亦無以供之是則可憂也湖南諸郡劉
子澄最善政竟不能免蔡直之邵陽次之亦有不樂者今春
減狀未必調一言勞者何以勸乎勿為他人道幸幸
淮向不知此去當如何錢幣一事想已動搖了人情朝家方
抹過不暇應置此未經念要是便錢務最佳俟稍定試括出此
活頭也某荷上眷不薄然竭盡區區無毫髮之補至乞休致
其情可想朋友官游四方雖時時上心亦未有餘力相照燭
非忘之也

荅薛子長三

日欲報所况教以乏便未東方此歟作承命重為不敏其衰
情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例
為惠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游彫落願方得三益豈非天閔
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南遷元魏無凌逼
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興北齊之後楚向者
亦嘗見此意往往不能發今得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其盛
甚盛至於君臣譜系尤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宜
前輩所嘆也方令兒輩傳寫一本旦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
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近宗簡述示吳門書藁
讀之益爽然自失徐復自念鄉間學問將終於弊非時流之
過必得溫厚爾雅之言以殿其末則吾輩所賴以免足下其
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手書

與周丞相

伏自相公參預以來奏記非一間亦及於管見而徒依善頌
以為言不敢妄陳當世之事今相公獨運大柄無所避屈頃
讀謝表嘗略窺鈞意所嚮矣故敢僭言之往者渡江諸老知
討賊而不知立國紹興李正知保境而不知尊君夫惟不知
立國故保境之說勝不知尊君故討賊之義高二者相持至
今未解王公將相往往以此代為進退者五六十餘年於此矣
雖比歲以來此義磨滅殆盡而朝野之情終未但已伏惟相
公兼而收之次而舉之勿使忘 之臣以國家為忘天下之
大義靜重之士以朝廷為徇匹夫之狂言此固當今風厲自
營消伏黨論之所務白也夫兼而收之則助之者眾次而舉

之則沮之者難惟相公留意幸甚若夫薄物細故各有司存
付之責成而已非以煩精神分志慮至冒犯威尊皇恐
死罪

與呂子約二

某自離上饒以後 申問啓處不任惰企采入湖湘凡八十
六日始達官所 蓋一大縣而置官養兵如他郡又以教
政蕩無綱紀交割之日見昏不能百千而漕檄如織官兵持
券索舊逋如所 主之說於是俱廢未必能免於矣夫李
何奈何老兄年衰讀書得趣而門庭反狹陳義愈高而意氣
略肆夫門庭狹則風流不接意氣肆則七友不附所冀追紹
前緒旁求後來所謂坐進此道者非君尚誰堪耶六經之義
兢業為本詩可以言禮可以立玩味服行自覺麤厲此某近
所窺見且以勉同志者劉衡州言笑自由動多觸忤亦嘗造

滕共語深切此公嬰然若有失也堂堂晦翁亦復少此乃知
前修端不可議某老矣望兄最厚勿罪喋喋為祝趙推官易
說自成一派可以相資亦未可為筆杜伯高兄弟文字正使
往時諸公亦見領略何遽絕之再及此事欲以實前所云千
萬至思儻有疑勿惜往復也

其空餐負愧義當他去然未論若某何足以堪之衰晚無志
自由也每蒙見囑與臨淵問

務為自全聞此悚畏名為國士自古患之蕭曹舊知房杜同
舍所成就獨如許要是金蘭耳團沙作飯遺恨極多此所以
費力學唯力學則 然相值必有以處此也東撞西突誰能
料之但平時而友共持兢業之律務令後輩趨於靜重是則
可為耳容易放開養成虛驕即一不獲而萬有餘喪老兄以
為然否象先別後不及聞其論議如何一見便許以為有異
昔日切磋何神耶所欲言無限非書所及臨紙惘惘

桂陽與岳漕論移

伏蒙矜惻小邦移運柳米三千斛雖已二具申般故次第去後其間有不敢不以情告者輒不避罪私布之本軍舊有夫通之則某到官來不置夫簿今彌年矣及此運米若復調民雖與餽金恐復多事不免誘諭諸卒添貼糧履之費以漸致自禁旅外卒苦不多部押等人堪託尤少度盡此歲柳米方可齊集若某誠愚陋亦豈不知速辦之利願見小壘事力如此重以拙滯實難如意以此深慮淹費日月有違簡書王判官在館備見區區艱勤之狀非敢飾說上欺威尊儻蒙台慈錄其不忍為擾之情而赦其不善集事之罪特賜宥假所無闕誤豈唯某將此邦同戴德無窮已也

謝諸司列薦

某僭越申稟聞之道路門下嘗以愚不肖姓名上徹天聰事

出非常未知信否某竊伏自念乘障彌年絕無一長可矜者何以得此忝准門下一話一言為天下輕重凡所舉措必有以起人心關風化而亦何為出此也意者今日為吏較熟以相取下否則事文具謬巧以應令又否則持兩可伺候風旨為進退大抵自營而莫肯用情於上之人若某者跡舉山野無周身之防動有稟白悉不自他一則當路再則當路不敢萌毫髮之欺於有司門下以為若人而進之則之道朴耳蓋與孔子取狂謂孟子惡闕草萊漢不用雷夫同意自公以往天下之言取人者曰必若門下之取陳某者而後可天下之言取於人者曰必若陳某之見取於門下者而後可不日坐廟朝進退百官判真賢實能小失其為起之心關風化莫大於此然則某豈惟禁進之慚 悚感激將寸莖之下同於鬼始雖竟魄不能忘也萬以傳聞未敢輒動更續之新又積

陳誠不勝皇懼之至

與劉清之字傳三

矣教具道每事已有行托足見了了然不于已一項似不心
 累病懷此猶可也禁兵教閱鄉職分今何預長者西追恨
 之天下如此等事何限若曾經即終不置恐不足與言了
 耳空周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死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此語未易以諸子不加察也近得弱翁書正說尊抱不肯
 放下故病勢益增弱翁自是不放下人猶能相念足以見長
 者多事矣胡季隨嘗一采數日即弃去觀其中頗有先入然
 極一扣之西云片時不捩册即意思甚不佳是靠册子過日
 去持敬之義遠矣何當益警併求規益未間惟一切省事強
 樂食以介壽
 誠遠尋善饋專人拜貺承已解組有楊知錄者赴官亦嘗

附記迺復發選則兩遣皆不閱視不勝惘惘去就行藏洞見
 此理其想歸計林泉喜如釋負超然燕居益有足樂其沐
 方自此始漕撤如織官兵持券以責償者如堵墻料理不行
 固以謹去正使事事企及衡陽亦未知免如何如何晦菴人
 即頃遣去既有入觀之命計當為吾一起潘文歲裏身劬燕
 脾疼作楚尚未全安讓仲待制竟來江西矣前書曾舉似大
 雅仲山甫一章心已領略其麓率日夜念此以懼尚真高明
 坐進此道勿謂家食自由却放開去幸甚至願溫公元祐變
 法勿勿不但以愛日之故意亦是十七八年心力盡在通鑑
 不肯更將熙豐諸事細心點檢到得天人推出雖以許大規
 摹終少彌密未為恰如前輩多恨焉耳
 某手壘亦已替月殊無毫髮及物之效夏旱彌月竟得數歲
 憂沮滋甚所幸晚田收及七八而連帥部使者各致周急之

陳誠不勝皇懼之至

與劉清之字傳三

矣教員道每事已有行托足見了了然不干已一項似不心
累病懷此猶可也禁兵教閱鄉職分今何預長者西追恨
之天下如此等事何限若曾經即終不置恐不足與言了
耳空聞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死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此語未易以諸子不加察也近得弱翁書正說尊抱不肯
放下故病勢益增弱翁自是不放下人猶能相念足以見長
者多事矣胡季隨嘗一采數日即弃去觀其中頗有先入然
極一扣之西云片時不捩册即意思甚不佳且靠册子過日
去持敬之義遠矣何當益警併求規益未間惟一切省事強
純樂食以介壽

歐陽文忠公書饋專人拜貺承已解組有楊知錄者赴官亦嘗

附記迺復發還則兩遣皆不閱視不勝惘惘去就行藏洞見
此理其想歸財林泉喜如釋負超然燕居益有足樂其沐春
方自此始漕撤如織官兵持券以責償者如堵墻料理不行
固以謹去正使事事企及衡陽亦未知免如何如何晦菴人
即頃遣去既有入觀之命計當為吾一起潘丈歲裏鼻劔燕
脾疼作楚尚未全安讓仲待制竟來江西矣前書曾舉似大
雅仲山甫一章心已領略其麓率日夜念此以懼尚冀高明
坐進此道勿謂家食自由却放開去幸甚至願溫公元祐變
法勿勿不但以愛日之故意亦是十七八年心力盡在通鑑
不肯更將熙豐諸事細心點檢到得天人推出雖以許大規
摹終少彌密未為恰如前輩多恨焉耳
某字壘亦已替月殊無毫髮及物之效夏旱彌月竟得數歲
憂沮滋甚所幸晚田收及七八而連帥部使者各致周急之

助性往來年遂可支括要是補過不暇儻可免其身耳愧見
吾民則自若也高卧以來伏想玩繹益精綽有餘樂慮陵多
士從學為誰亦有切磋之交乎近與富明叔較量易義因見
乾坤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坎離交則為既濟不交則為未
濟蓋追詒平生爽然自失矣如及善還便當一意以此佚老
不敢持夫信之學但勿勿讀過添彫開一段話頭台意以為
如何毋惜痛下針砭甚望

與史丞相

某頓成哀肫不能細書屈屈歸德請罪之誠輒憑情瀆布之
隸人至於管見敢復以 楮中言之惟鈞慈勿以為咎幸甚
昔者衛武公逮事東周之初晚而就國年且百歲而抑之作
賓之初筵之作拳拳愛君與年少氣銳敢言之士無異蓋嘗
與胡無逸七月召公公劉洞酌與抑初筵迺知卜年八百皆

一時元若世為獨亮以身任天下之力非爵賞刑禁所能為
也方今聖明相繼對於典謨而太師實與終始其事天壽平
格豈獨私公之身哉則衛武之托於是焉在願勿以造朝不
造朝當介鈞念若某者無能為矣賦淇澳之詩樂道切磋碌
庸之羨尚圖附名國風之末與衛之旅賁暫御同不朽也某
情越死罪皇恐

與高炳如監丞

某得出往陽瘴瘴過厚又叨原人之命衰晚豈堪駁使顧久
憂愧尋承州組少屈英豈而收章黃文亦持江西之節盡出
西府兩公故意蓋交道鮮此矣矣却用自慰然某眼昏花鬚
鬢無黑者日飲酒不能過三爵飯米半升晡後但持空筋伴
客 纔見燈火昏瞑思睡未嘗聞二更鼓比五更展轉達旦
強絀雜念又性不善鼓引養生度無多寒暑當同草木念之

慨然欲緝一二書籍手見古人亦復懶下筆忽猛省前代狄
公早世至今當以事文王見譏王允共無晚節漏逗即為全
人一脩一短何得計亦莫若隨公了昏嫁早為休影計差
得耳尊意以為如何要補史記之缺其善但史記一書目班
氏莫窺其珍後學祖班轉為詭剽令人扼腕若誰為發大意
不必若諸家鉅訂訓釋亦千載美事如索隱之類收拾無言
要只是向下二夫閑居且一面羅取為編何當良觀互相扣
擊痛快後已及此於邑之至

與王謙仲參政薦柳守丁端叔

其報有冒昧之懇竊伏自念於門下宜不自他而敢言之某
與柳守丁直開雖有雅政然未熟其為人同官相中適相隣
比通財膠力兩年如一家然後見其心與才或有過人者他
未暇備舉以桂陽之民得免轉徙者則皆柳守之力也桂山

邑率歲仰米於柳每柳則乘則桂人坐困去歲旱歉兩郡特
甚丁守既自措置條沛然多備則下令許桂人啟販巨室
之積令行而民信之故桂市米不絕此一也柳飢則民流入
桂桂飢則民流入柳不能相容繼以剽略而為盜自昔如此
某與丁守約各自約其境內訖今春夏皆按堵此二也桂嘗
乞米於漕司今就柳撥三千斛應副桂去柳陸行六十里舟
行彌旬而後至般津之費幾半所得丁守遂移苗米輸之桂
陽而此省費而又及期此三也每惟今歲採荒艱辛万狀儻
柳稍有壑隣之意則某何以塞責必且罪去因人免罪又蒙
朝手不次擢用列之諸司而柳守獨未見旌異同勞偏賞心
甚愧之秋間帥漕相約同薦奏牘已就遠聞列薦之禁詞司
皆相顧失色至今民言陳乞不已某與丁守別久不知其別
後為安豐及得簡得時貽復徙柳本末何如就今觀之則一

路郡守留意民瘼理財以寬而用足聽訟以恕而刑省待
僚屬以禮而人趨事亦當為第一矣朝廷錄功當以實事有
人如此若與碌碌者同視將何以勸勞者况其實類其力禮
尚施報但恨踈賤不足動人不敢率先為朝廷誦言之然丁
守母甚老一子多病在數千里外誠使某得効柳子厚事以
官遜之誼所不辭又恐以矯激取譏故但私布之門下恭惟
門下愛惜人才凡可為斯世驅使者何所不當素蓄又辱知
幸必不以鄙言為不實或阿所好或於不得已宜切惜
善齒為丞相白發其豈唯某將九州之更於門下歸
心矣某干犯鈞嚴臨紙不勝惓惓

荅胡季隨

鬼論梅菴語石也蓋不勇猛則無憤排啓發之幾不詳
則無須臾不可離之實無憤排啓發之幾所見皆驅發之

私無須臾不可離之實所得皆之外晦菴所以憂嘆而
不敢無其實采省伏讀之餘境界何異欲竭盡去前輩見
成之談自轉一繼以見示迺知哀情安能印可或有異同
當奉聞耳詩禮奉指不殊前云云若非詩無以言當思吾所
言何者為詩非禮無以立當思吾所立何者為禮尋章摘
句擊錫泰或安詩禮之末矣近得晦菴書索詩說某初無
詩說亦告者之過也何時肯來互相扣發日月易得後會良
不易臨書欽之至

與沈叔晦

某自落南化為一翁百念俱喪獨未辦二項不敢決去更須
旬歲即遂此焉可以不墮學問相須才力相軋若海中矣六
經之教與天地並區區特從管窺見得兢業一節足了一生
受用儻不失墜及啓手足如後山所謂生稱善人死表陳君

之墓亦是小小結果其他樹立扶持悉俟豪傑之士所異尊
兄輩行勉之而已切承近得瘍疾以內補散効欣釋之至更
乞謹護務至完實久欲遣問遣得報新幕迺仁里交好遂留
待近者因成不敏諒之幸甚本司有問四方故事具之別箋
佳闕何時或在某乞歸之後尚面并合扣發新功臨書稍企
之切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手書

谷劉公度二

某乘障無狀詎當自抱不謂誤息就移廩人每惟衰頹日與
不勝已者處當此委寄何以寡過及讀來教又惘然自失也
經生徇偏何者為全文士逐末其本安在拘攣並緣必有
受病之處之塞中節豈無進德之序所以見告尚愧不敏况
言證不及藥未覺為益 須嗣音切 完之倘有鄙見亦當
反覆某老矣何以慰四方士友之望然年來篤信六藝之學
兢業為本彼此紛紛自為黨與 若人之已甚亦恐吾人躬
未自厚而責人不薄有以致此 以來事者君子遺恨如
左石應洞然察之耳
某汨汨無新功有愧 益前見在諸病以不得藥為請今方

語虛已寡欲乃是指南感甚天 不敬也 有疑不宜

不盡所謂虛已寡欲常並進耶 者次第 以虛已之外

更有寡欲即可未可驟言虛已若以寡欲之要更在虛已則似

不必無陳寡欲六經語孟及此二語全欠而來 對言之今

果既教以為對意者二事也喚作二事若非並進即有次第

以為並進或執守約之旨以為次第或有後倦之吝吾人講

學直須的當尚與切道言之以得未曉老矣三所望於十友

也徐弱所屬愚見亦無用費辭為記 遂來示書為錢若干

為舟若干官自年月刻石橋次屬來者勿壞之耳解組有期

分宜去此不進次意者來端出望外餘幾千萬善愛

答寧遠王縣尉

伏寸惠書及於行已之大節致君澤民之要道誠欲講明其
一甚矣足下之志乎學也君僕衰暮何足以言此雖然不

可無以復來辱凡書云云載在方冊不可勝用也足下亦博

識而詳考之矣願以為問或者筮仕履之而後難與夫獲之

之難則自信之難也士誠自信以為與古人無間古人能是

吾亦宜能是古人能是吾獨不能是者非其實然也私欲害

之俗學汨之也欲免於俗學惟夫私欲者能之私欲去則見

已見已則自信尚自信矣凡書云云載在方冊者不可勝用

矣足下更及求之亦畧并臨昏悒悒

答道州康判官

辱惠書及於屬吏弟 員之說足下誠有見於此幸其來書

以為本職無門有司不以為過然後望以磨礪成就之益豈

惟吏道然耶學者固同然也今之望於人者異此矣吾無聞

與否不暇計人以為有過與否不暇計獨 胡不磨礪成就

我耶但曰胡不磨礪成就我道以義言也或者相望於利相

望於利必人人而悅之然後無咎安得如足下之語告之也
未由合并臨紙惘惘

荅趙南

某哀情久無強附士友之意晚得名勝喜後自失悔菴門人
真有學者而不相亮者 云特未合并耳雖然吾黨亦有意
自相推尊患太過與人無交際患不及二者皆孔門所戒也
頃因款洽嘗及一二來 遠有同風三代之語得無猶未聽
察乎詩篇儘佳更加停 勿以言盡意為 三百篇往往為
訓故家解駁類 淺迫 人意有遠矣謝道遥嘗說三百篇
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能此義足可三復公餘但於南雅索
之聖賢貴寡德詩至於可以怨必有道也米教所謂攻之愈
力愈不見効豈譙評耶克已非攻之之謂在君休復以下仁
也人患不肯下耳譬之鍾聲擾擾者無聞初非有物聞之者

擾定則聞之矣

荅漳川守范東叔

拜違以還辱教不一而奉狀亦無便豈但以獲詳行李為
慰要是別恨牢不可釋家人婦子尚不能圍頭况於交游又
况士宦比理洞然而亦未易以理遣也領開府後書就詳動
止感愜幸甚然事力如許雖有慈惠之長而不得騁令人寒
心隨機方便量力濡沫正賴儒術耳某嘗侍坐語及四總領
恐是今要告去處住時北伐諸將各擁兵總領不顧駘催漕
計自以諸軍隸御前始以版曹即領總餉而別置所版曹長
官莫得要領是漕司本行文書則天下財賦盡在四領所若
非稍稍從此整頓民窮無救策意矣嗣勛足得商確或者其
時乎張子儀 元等所減次第虛額然亦盛意謾錄二公奏
牘因或送嗣勛如何來 及之喋喋悚息正是自破戒堪發

一笑

與朱元晦

某逐祿南來本為溫飽不謂善歲晚遷官至於將漕然但循故事無所建明終當他去而亦未得其說何以教之此專人所為道也非豈所以事君而公論開塞日異而月不同敢乞安時處與如戰兢自發眉壽用荅海內欽遲之意

某衰情之跡幾自絕一門廣而長者尚教之便中再拜真翰之貺感激不可言此先施豈附報官事擾擾及今始遣辱幸察之非敢望也來徵詩說甚荷包所見何藁豈嚮時聚徒所為講義之類則削藁久矣年來時時諷誦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耶區區愚見但以雅頌之音夕群慝訓故意句付之諸生尊意以

為如何每懷企慕三十年間不在人後會并差池未有曠待之幸聞見異同無從正問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益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如承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指蓋刻畫大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哀曲耳不數月還浙可謂即償此願尺楮匆匆但有情結

與王弱翁

某衰情宜休歲輒遷官雖荷借譽之力然有見短之懼亦未知免所也廬陵政績在左餐右粥之民而不在遠客與強宗大族得失當有能辨之者暫屈何病區區更與寬以居之勿以絲髮見於詞色戲絲娛親之暇杖履從容與鄉後進尊酒論文為樂仍一切不及時事以間執說愚之口未省尊意以為然否有如尊意不合幸切磋商之也仲權正字負甚

子靜淳父皆需速以奈何陳正已亦寓里中復教官非所以處之也何時晤對伏紙

與立宗

其哀暮之跡向綴班行伏蒙眷遇符厚言念曠昔何可弭忘其官才猷器業蔚然為當代第一方被選入蜀無幾微不自得意旌麾下壓境三陸然世將之後人將謂河重以疑阻半年無師蓋朝野凜凜然而迄無西顧之憂非公門有重臣其克底此乎頃因內引嘗遵勲業泰安喜見天顏且曰常用漢賜金故事且勞還房雖事不果亦足見九重倚賴之甚盛甚盛三事述還還歸補庭之闕而識者無先於門下非但交游之私言聖明後視聽一新伏惟歡慶

與國舉兄家書

書黃事前日不及細准上有劉輝運判者以禁私鑄不忌

幾生事遭論罷久之私鑄敢留丞相追功遂盡旨再與

監司樓大方駁還者旨令以次官書行即是傳長委竟書過

蓋以為劉輝不是人賊吏罪去年歲再與差遣此何不可

而紛紛云耳後生小子妄相訛毀不足聽也嗚呼近復有

筆陳源除押班內侍官也人張子仁除印度使此事所繫甚重

謝給事已故過押班事侍獨繳之朝論甚以為危乃蒙聖恩

容納至今不出至除節鉞合先送給事却直付舍人或說

繳上亦蒙聖恩履之不出此兩事繫朝廷非尋常事之比至

此公論方信劣弟不論其細而論其大捨易而犯難矣恐家

兄不知端的見謂苟且有站家傳持此詳報却勿令一人見

愿有人說謗以為好名漏洩上言也至祝至祝

與徐韞之

涉夏一病幾殆以丹附扶爽稍善
餘無足煩軫記若昆

仲時時過訪備詳譽處然年來
喜於相安左心息象

狃特且習聞前輩師友風旨更宜
誘掖正大而損把裁

抑迺時善教之道至和若夫嶽麓餘芳令人起
橫經於此

自有足樂不可不自慰也
憲家子弟亦往還否何時每一

見輒談中興問趙張秦
為長 跡灑灑忘倦晚入脩門

數語東西面言其人不可終廢
後相不領畧鄱陽相頗有

意未及抄書亦各東西矣至今恣之且恨不得秦師垣相某
一書付史館助南董之筆某老矣 此勿念左右年方強儻

誠從吳察院交諸所親見所感
不長沙此行耳外此只

改秩一事須索結知帥聞回同年進士莆中來執
及識面

尋亦行歲異塗頓成踈闊假如不踪尸
難破發言之戒無足

為左右先容者徒切悵衷如之
湘中教官惟會府多名主

其舉削或溢格故事如此想不
至左右有遺賢之嘆蓋少
頃之也因會 文煩致瘴暑不及拜狀皇恐之意諸相識不
外此懇

答張端士五

下同漢高封國是初來急於撫定
得不然班孟堅諸侯工

表說得錯至今因仍未明使高帝以延年歲必別有區處如
本朝藝祖開基事多未究英雄如二君豈容輕議自古功業

多遺恨惟周公無虧欠孔孟監二代兼三王之論王通說經
制大備皆見得徹載師問師縣師三官皆征賦稅載師乃征

公卿大夫王子弟諸食采若其食者三之一之類其征之民
則什一而自以租歸公上則有差等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

十而五若其它受田之民什一之稅鄉則征於閭師遂則征
於縣師顯然二局自昔諸儒見不破可勝嘆也



P7

其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啓手足之前更加
刪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藉手見古人無作更侵砌
結裏詩傳看了在何時它工夫 截斷惟日課易未敢輒下
筆深見乾震之文辭皆危而乾 言吉只緣純陽聖人垂訓
意深矣許由君 務先之徒治 舊學如後來甘盤自古此
一輩人竟晦藏念以妄想盡 詩固佳更宜練功
某病後且搓排過日非能如所 亦愛之者過辭也毛氏詩
傳澳泐有年久欲為發明之因附已見其下且以補呂塾之
缺自今夏落筆近緣過客廢矣未期其成就也有暇見過略
觀綱目為佳

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裏之
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尚欠刪潤不免就病
中勉強詩說盡幽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如何耳

之特厚而為上選用亦與他官無異若是而曰卑甚於今
何也其居使之然也今夫皆州縣官也皆得以察舉於其長
而繇幕職教授若曹官令佐得之則人以為宜繇倉庫務官
則人以為恠皆在京官也皆得以選用於其上而由檢鼓諸
院得之則人以為宜繇審計權貨之官則人以為恠等而上
之繇卿監為侍從則以太常祕書國子為宜而以太府司農
為恠由侍從 則以學士給舍諸曹尚書為宜而以戶部
為恠名實未有分也而取舍若是豈一日積哉夫以征權之
入歲累千百倍於古而其官司之勞亦累千百倍於古國家
方加利焉而卒卑於士議如此則自愛者宜知所擇矣某也
不才由太學諸生以塵末第窮太甚逐食太急以措身於甕
盎斟酌之間蓋日夜念此自憐矣凡三易守未嘗敢自言也
今者執事來守是邦某伏自計今之諸老先生尊經而下百氏

可望以古道者莫如執事國朝以來世為卿輔究觀本末源
流之際而通於今之務者莫如執事若夫議論持平用意均
一即之溫然有并包兼容之度而其中如鈞石之有銖兩不
為世俗取捨以亂名寔者又莫如執事於是輒不自揆道古
察焉若執事猶曰是筦庫之士而胡敢僭易若此則其繼今
不敢復有言矣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記

選德殿記代周子充內翰撰

進

元豐中歲仲夏

皇帝踐祚以來宮室苑囿一無所增修獨闢便殿於禁垣之
東名之曰選德規摹漢壯為陛一級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
名氏其上羣臣有圖方略來上可采者輒捷之壁以備觀覽
數延見文武講論治道訪求民隱至於四方奏報參軍國之
機務皆於此省決暇則紬繹經傳或親御孤矢雖大寒暑不
廢皇事侯罪禁林間嘗奉詔獲至焉一日命臣汝為之言臣愚
學不足以推廣聖意詞不足以鋪陳盛美謹但采禮詩古文
以射觀德事及歷代治亂興衰大端次第其說禮君世子生
三日射人以孤矢六射天地四方其早計若此至於擇士以
祭必於射也進退天下之才與祭者繇是得為諸侯卿大夫

若屬有賓客之事燕勞之寵莫不用射詩人又於其獻酬歌
粵之餘中更不中度罰爵與否有所感休刺美以為是三公
大人風化黎庶者之本也由此觀之古者君臣周旋禮樂以
服習勤苦可不謂先事知懼安而能危者哉是故三代而上
士大夫皆可獨將而兵民為一戎不生心世用底定比其季
也徒以為威儀觀美而實不稱馳騁戈獵而政不舉則國人
為之隱憂而變風作其後王道浸缺而文武兵農遂分而不
可合一夫荷戈海內騷動社稷之主以兵廢興蓋自秦漢下
迄五季數千百載間大抵亡具而漢之車騎材官唐之府衛
一二近古則享國最久其效可睹矣以臣所按三代舊聞放
乎漢唐文武離合之際要之國家閒暇以戒懼為本天錫
陛下厲精百王之後追蹤太古之上迺為是殿以訪群策以
敷萬務以闡圖史殿不主手射也而託名焉射不專於觀武

也而尚德焉聖謨明遠於以覽示中外感諷臣子敵國外患
之慮甚深甚至昔宣王中興其詩曰射夫既同助我舉崇序
之者曰是小雅盡廢而復古之詩也治有先後功在不舍沉
潛剛克時乃天道陛下堯舜揖遜而可以為湯武臣實以是

重修石崗斗門記

元豐四年宋興百有餘載矣郡承趙岷景仁行縣與今朱素
履常隱士林石介夫賦詩記事則有觀石崗斗門之作是時
國家方修農田水利之政通守與其屬邑若布衣此行叶陌
詠歌民事而郡守李公鈞報之以詩亦相勞苦往還如交遊
豈不盛哉而事何患不集者然詩不著其所始則有門舊矣
不知其起何時也紹興之季年屋闌俱壞獨兩股岸與溝底
以巨木為之長或三文而厚徑尺有屹然存者往往朱今之
遺跡也余為兒時逮見父老多喜道斗門事蓋門始附穗暨

山之南址以距海遠馮水不効而議遷置三鄉之人聚訟不
決也頃時潦至迺為木鵝數十即並山諸水所發源縱之而
觀其所會則旦日會於石崗又患其平壤不能儲歲月酒而
審之皆磽坼沙磧與地名不謬宄以鉏鍤率人日得土盈斗
於是定遷則其謀始甚長雖更元豐之盛人精其能慮不可
易浦堙而門廢民久病而官不省乾道間甫田劉朔為司戶
喜事及物隱士之孫以告劉輒率余夜詣門所遲明天大寒
垂垂欲雪招漁舟泥行數十里役夫皆凍慄幸且已而劉不
已竟遵海堙引緮以度其浦脩廣之數而歸白郡郡不果聽
又三年故國子司業王公速為守嘗用錢五十萬民夫二萬
四千通其故浦然是役也浚浦之功居多而以餘力及門唯
支傾填漏苟完而已蓋以俟後之人而後不省浸趨於廢知
州唐亨公檄與通判謝公傑慨然念之謂主簿石宜翁能以

七十萬平治其後發視遺址則股岸之木俎食之過半
底亦沙澆激啣穿焉百孔矣知縣事劉龜孫又勸得民錢
六十萬而自取致五萬宜翁因擇其鄉之秀黃廷瑞者三
人以蒞區以石代木撤舊而新之為岸若干丈為底若干丈
為間之裏謗若不文益其柱若干為若工上為覆屋旁為輔
梁凡百可久無不臻極不惟還吾民之利如初而又過望乾
事公以劉石之詩屬其為之記嗟夫自元豐至于今又百有
餘載矣人多言時不同吏道相繩切益薄顧事無可為者惟
公博六樂易不以獨見之明治郡謝公以風派文雅時出而
解飾之上下相安闔境自以無事因以整暇之際出督餼四
百萬治三邑之通阻而且為此門既付之人則一職其自為
渣連吏結未嘗過門饋勞時至無以簡書故其人不可見寒
為憂而以財為財務趨其難用情於文具之外以求進元豐

頃尚可以想見承平盛時為長吏者之意向使紹興之末
一吏民同患如此則必不壞使劉司戶之說行雖壞亦必不
一近丁五六年間有補門事之缺猶不至如今日大費其費
一雖慘然以積聚之極費大而勞甚視元豐時為難而卒後
一事之廢與安亦顧其人如何爾 但曰時不同必無可為
者吾不信也 淳熙十二年三月

温州重修南塘記

自中興未善為次輔郡其選守蓋多名卿大夫矣然境內有
宜治者三間歲貢士群試且萬人於浮屠宮中草舍託處一
宜治兵與民於居頤頤而市人間要東不行而開訟多二宜治
刑刑乃南迄瑞安有云塘百里所不知延何時而歲積壞傾
者為最陷者為最隘也 梁咫尺不得進往往溺死自閩山至
吳會去來者病之二 宜治而歷年久更太守樂人皆畏其

後不敢議議輒弗就雖僅就亦苟簡復廢者何哉吳興沈公
治郡之明年謂賓佐曰上方朝德壽宮為壽加惠寓內詔減
筭錢之半吾屬備數奉詔何以仰稱而適無一事可以宣勞
劫能廣上意者唯是郡之百廢終待累民吾幸逢年帑有幣
餘而畜其藏失今弗圖以煩後來將安取此也
於是作貢院於是作五營蓋晚而有以塘事告者公與通判
率兩邑大夫即里居謀曰後復有大於此者乎奈何使吾民
一聚錄斂竊自支補甲前而乙卻也苟無愆時工勿問庸幾
何苟無乏事石勿問價幾何與匠肯來市無強賈自冬十月
至今三月而塘成凡是役邦人亟請於州於部使者前太守
李公以錢三百萬提舉勾公公繼以米四百斛倡民興之
民亦輸錢案至四百三十二萬起淳熙十有一年而事不集
今慶錢一千一百萬而弛民錢六百五十餘萬不取邦人以是

後為宜書而屬予焉以予聞於公者如此况州縣官數易
事彌廢熙寧考課又削橋道弗擬世相蒙習以偷為得間有
興作則議者顧曰是希進務以出名迹則又曰是一切屬民
為美觀爾則又曰彼將以為利長吏雖欲自信而不得騁公
以法從舊人起家為郡且復用矣向使過計收聲養尊安用
事事而獨意鄉不撓愈勇以今較昔難易淹遠是皆宜書然
公他所為便民者雖多而其大者在石塘水行御鱸陸行躡
踵更相和歌不爭以賀夾河老翁有年七八十者攜持小兒
嬉戲於其上不謂繼今民免於死或為詩謠或香火以祝公
且乞田二頃嗣歲積之蓋欲公德與是塘為無窮云公名樞
字持要前為太子詹事兼吏部侍郎 淳熙十四年三月記

重修瑞安縣學記

縣學故有記政和間右丞許公景衡記蔡侯景初徙置學事

紹興十二年勅文閣待制宋公之才再記王侯閭修學其推本
家長育與名教之尊山川風俗備矣二公言語至今為人貴愛
則二侯固與不朽劉侯龜從今更治學講堂廊廡一畝漏皆
一新之講堂絕巍壯餘為四十楹凡糜錢二百萬而人不知也
邦人德侯屬傳良記之願晚出何敢次二賢之後况侯之政豈
必待余文而傳也蓋聞崇寧之際天下之學盛矣提學有
官贍學有賦上之加惠諸生甚隆也而有司方以三經造
士自春秋不得設科非王氏之說皆為大禁當是時吾邑
已有學置弟子員如他所然三舍之興無一士能取聲名者
姓林石介夫先生不為新經次春秋教授於鄉既而許公與
沈公躬行謝公佃偕同郡諸儒又日閱數千里外竊從程
呂二氏問學於舉八行也四方之士有為繆巧應書者趙公
霈乃逡巡愧謝不款充賊郡太守強林能起後生卜子更益

一効慈承務自倍飭矣中興新美與郊之化嘉興復古罷三舍還之
御舉列春秋學使士得各自致其說而無禁諱於是聖天子思
所以風厲學士東來其人首得吾許公以參大政於是婁公寅亮
以上虞永一言事即日拜御史它往往黜布衣召見温為東南支郡瑞
安又屬邑而日以多士各天下引領慕向之豈不盛哉則吾邑之
學視他所為如何也而歲月又寢趨於廢以余所逮聞五經各
有師弟子非其經師不輒授人弟子亦不輒詣它經受業歲時
會于學少者拜長者長者平立過市必冠帶飲酒不喻三行一
人有過眾人切磋言之蓋遺俗然也而今亦少異矣劉侯公非
先生曾孫也以家學為縣謝所先後又常宮樂道五月上風之
羨去有日待士如始至也以所藏春秋權衡意林說例傳錄之
學歸須相訪問田將以追舊學之蹟俟之詢人厚人亦宜不
自溥余故誦舊聞表見吾邑學者本末如此以勸後人餘已見

前記者則不著淳熙十三年事記
表州分宜縣浮橋記

表州分宜縣浮橋記

分宜浮橋為舟十有六袤四百尺廣十袤之一前轉運判官
劉公維始創使直龍圖閣趙公成之凡捐錢不啻一百萬佐
州斯之費仍率三歲以五十錢當河渡之人入而幹辦公事
楊君潛能贊二公意上簿勸君孟容賦其役訖以不擾最後
知州事黃君劬知縣事鄭君友龍至恨不在後中州率歲儲
錢二十萬以待修繕縣伐石記之相與圖是橋勿壞乃橋
於邑便其橋比地勢下為治所南為上供倉邑東西兩山
善東水每時雨大至水輒冒邑北民駭屋危望岬南爽壇咫
尺不得往避南民欲朝夕販於市者亦不得往就也倉與縣
離立輒租者常病爭舟父老計之熟數以為請於是始集世

多言儒生論治但曰得人得人此何等熟語毋亂吾聽由
今觀之分宜於江西邑為小潭橋於分宜事益為小大史必
得如數君子者小吏必得如數君子者於是始集向使二部
使者相先後不同出一意必且中較率不中輟而幕中贊不
力邑中治其後無具即必不速就雖速就後之人惡莫已出
流勿壞聽自如何則亦難久余不足以知天下事嘗言以其
小且易者度其大且難者當世君子誠同出一意如此贊其
畫者昭其事者如此後之人以勿壞為已責又如此往往天
下或可為矣余樂是橋之成且以劉節之請為記因著儒生
之言固有不可廢者劉公名穎趙公名善俊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自唐季至于五代用兵而教事闕聖人作四方次第平以俎
豆勝干戈而天下靡然日趨於文聖宋受命四年遂平荆湖

又十有一年尚書朱洞來守長沙作書院嶽麓山下朱在
史其行事不甚較著足以考見上意所鄉為吏者皆承休德
知所先後如此豈不感哉而其風動抑何速也五六十載之
間教化大洽學者皆振振雅馴行藝脩好庶幾於古當是時
州縣猶未盡立學所謂十九教授未有顯者而四書院之名
獨聞天下上方崇長褒異之者甚至則其成就之効博矣然
寧初行三舍之法頗欲進士蒸繇學校而鄉舉益重教官之
選舉子家狀必自言嘗受業某州教授使不得人自為說崇
寧以後舍法加密雖里閭句讀童子之師不闕白州學者皆
有禁詔令誠甚美然由是文具勝而利祿之意多老師宿儒
盡向之書院不知起何時以余所聞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
廟而無教官且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學士嘗課試供養與否
闕不見傳記然諸儒以明經教於其鄉率從之者數千百人

輒以名其家齊魯吳楚之間詩書禮易春秋論論家各甚盛
則今書院近之矣縣官時時遣守相勞問致饋為禮其門生
皆世守師說更相傳受不易業蓋至孝武帝時郡國始稍稍
有學校官由今觀漢晚出視其初儒者術業工楷優劣可知
也巴方大中祥符間天子使使召見山長周氏式拜國子王
簿詔留講諸王宮式固謝不應詔卒還山拜習如初至賜對
衣鞍馬內府書而宋有戚氏吳有胡氏魯有孫石二氏各以
道德為人師不苟合於世著名余以是益嘆國初士風之厚
本之師道尊而書院為不可廢乾道元年故師樞密劉公珙
克復門實之舊已浸費治今直徽猷閣潘公時亟踐脩之宗
得官桂陽於長沙為屬邑姑詣大府請事時公至鎮逾數月
莫與九郡守要束咸以寬簡聞部晏然吏民感德曾無一日
可以再三於有司者因得陪別駕後至書院謁諸先生祠

下會備事且輯諸生穆然而志專徘徊樂之不忍去也既去
州教授無山長顧杞堂長吳獵以訖役屬為之記其嘗獲請
侍講張先生所為記及於治心脩身之要湖湘之俊亦既知
所指歸近歲以其論述由大學禮部奏名及對大廷連為天
下第一他未試可畧睹矣雖欲有言無以出講聞之外者而
公於今卿大夫為先進年益高聞望益尊重人人能道之又
何待余言者故但次書院所從廢興之故繫以歲月而終用
名焉是歲淳熙十有五年

雲章閣記

臣恭惟 壽皇聖帝在御二十八年寓內之士可謂連時矣
臣為布衣識僧嗣清於行在所之西湖淨慈寺清尚年以土
形木質窮晝夜或累日不飯蔬飲水一破衲几數十寒暑其
徒類訕笑之士大夫猶未甚有識者然時時聞被旨入禁中

莫知上訪何事清所對者何語臣每感焉隆興軋道之間方
講脩內外之政惟日不足有以作士氣寬民力足兵長財之
說進則朝上而夕召見或不淹時至達官貴人而空談不道
用但習紙上語云云者往往不錄蓋舉選人必考課勞蹟果
如何進士必習弓矢於殿庭試中與否而群臣方病不知當
世之務趨於實學於是時上安取於嗣清而嘉興之如此後
二十年為紹熙之元 壽皇禱大寶 今上適再歲燕居殊
宮澹然遺事物之累恭儉溢甚玉食日不費萬錢而嗣清則
亦去江浙南游湖湘之間矣臣乃釋然窺見聖意鄉者凡以
博求高內之士陰訪幽隱庶幾有豪傑者不但為佛法也雖
然佛法幾墜清於是時能以苦學動萬乘世傾向之豈不盛
哉其南來也無一物自隨當暑行數千里未嘗宿人家獨所
受上賜四句贊詩街袖不懈始至寄藏臣所為之震疊已而

師臣趙善俊請注南獄之福嚴寺明年臣行郡過山開院拜
首瞻想宸翰且嘆曰雲漢之章足以鎮茲山矣顧未有專閣之所
其徒遂相與作雲章閣藏焉而求記於臣維嶽之尊維定公之
相與為無極也抑臣何幸附名碑陰凡且不朽又拜讀遺書之

温州冷補學田記

郡校官有賜田自慶曆四年始於是宋興且百年上所以加
惠學校之道備矣宗寧學制行師各置博士弟子員費不
繼用事者文飾過當至尚敏以瞻之中間多故每一切弛去
往往所在凡校官之入不足以待學士之版直煥章閣兩
謝侯來守永嘉下車親數月修墜緒早蒞訟人用又乃以
其暇訪求里中士賓致之學又得公田民私以為利而不
令者歸于學有司闔郡驚嘆方為吏者急他務不暇有
侯顧獨加之意耶相與請於博士李君求余文記之余固樂

道乎此者也蓋宋興士大夫之學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
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知辨方矣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
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耻無以自見
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兩雅軼乎魏晉之上久而周
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遂庶幾於三代何其
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者皆
萃於東南若相次第然殆有天意而浸靡培塿斯已勤矣雖
後生晚進失其師傳自為異同不務相扶持然要其消長皆
關於興衰之數非細故也而議者但患官冗而舉子多歎
而銷沮之之說滋甚吾州生長勞部最有聞則亦每在數中
侯於今加意焉政何足以言之是凡余所樂道者也而况奉
之請乎侯名某邵武人李君某廬陵人田君于歆著之碑陰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序

奉 詔擬進 御製

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

臣聞乾坤之文不著無以見太極而太極非有待於文也虞
夏之書不作無以見堯舜而堯舜非有斯於書也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以妙道治身參之三才而無間以篤行事親
膺之六藝而無缺以深仁厚澤率斯世極之根莖鱗羽而無
不被宜配雅頌宣龔春秋而臨御二十八年之間允施允設
歸美高廟金石之刻無傳名山大川之歲未曠也夙以神器
授子微身盡道有迹之累而退托無名之境方將翫乎真茂
用冲乎其忘言尚友太極法堯而蹈舜美則聖政之書何容
心哉然而寶章玉冊希濶之典儲於三宮廟謨宸斷溫厚之

辭施於百辟而詠歌休戚莫不功德之人又備天下至於
中原之故老變貽之君長懷好音歸大號者家有其說國有
盟載也豈惟史臣符夫人能記之豈惟今日將後世亦能記
之則鋪陳彙次以作一經蓋有子弗能抑聖父弗得釋者
焉知惟菲薄膺受重寄垂夜震懼何以嗣服對天之休亦越
成書是訓是式率舊因餘庶幾底又是用申命大臣總領眾
作起初潛至于內禘振其最凡得六百四十一條為三十三卷
一言一動皆足以經天緯地垂裕無極濟敷成哉音音文王
演易周公繫辭又作子述臣 慕焉於是總序此書之意以
附篇首上之慈庭副在禁中紹熙三年十二月二日嗣皇帝
臣謹序

進周禮說序

王道至於周備矣周之作節曰上下動恤惟曰我受天命丕
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歲心積慮蓋庶幾無夏商之
祚訖于暴秦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禮於
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
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
外猶以為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
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
天命之難謀非祝畏不能自也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懷
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
人剝削人君臣相殺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于旬時至于再
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成後之際徒一饗豆
香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
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即詠歌嗟嘆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即

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為之也畏天命焉即人心焉耳
嘗曰錄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高
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
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
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為興王頗采周禮亦
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蓋廢恭惟本朝紀
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後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
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嚴方鎮制度文為雖非周書而深
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漫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取士
及於特奏養兵及於判負甚者汙吏有叙復重辟有奏裁論
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且十載而
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然寧用事之臣註術舛駁顧
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平之說售富強之術九間基立國之道

斷後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於夷狄亂華中原化為左社
若生宿儒憤憤推外以是為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
進士舉猶列於學官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
試之効藉口則論善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
勢說各四篇而為之序如此

嘉州進讀藝祖通鑑節略序

本朝國書有日曆有實錄有正史有會要有勅令有御集又
有百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三朝以上又有寶訓而百家
小說私史與士大夫行狀誌銘之類不可勝紀自李燾作續
通鑑起建隆元年盡靖康元年而一代之書萃見於此可謂
備矣然篇帙浩繁文字重併未為成書難以觀覽今略依漢
司馬遷年表大事記溫公司馬光稽古錄與書舉要撮取其
要繫以年月其上譜將相大臣除罷而記其政事因革於下

方夫學之為王者事非若書生務多而求博雖章句言語皆
不恐捨也誠能考大臣之除穢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
際考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其後治亂
成敗効出於此斯足以成孝敬廣聰明矣故今所節略通鑑
如羣臣奏疏與其他言行與一時詰令出於代言之臣苟非
關於當年治道之大端即不抄錄或見於它書實係治體不
可不聞而通鑑偶遺即據其書添入至於通鑑登載萬一有
小小違誤亦略附者其說於下若夫列聖深仁厚澤垂裕後
人傳之萬世尤當循守者必為之論但存本指不加文采深
有美於省察也

分韻送王德脩詩序

右松風軒分韻送行詩十有四家趙容字叔靜翁珽字處度
魏謙光字益之王自中字道父徐韻字子宜項允中字年謙

陳直中字炯剛潘雷煥字省之徐宏字縕之蔡幼學字行之
潘暉字材叔潘倩字尚之張東野字孟卓鄭志仁字賦之子
宜省之行之皆與德脩為同年進士諸人或與久故或相識
或不相識也解之與叔父伯英字去華則以故龍圖先生嘗
客德脩於宣城去華方衰麻故不與分韻事林淵叔懿仲沈
季豐儉夫後至別自為詩予出韻亦不在分中吾鄉風俗敦
客而敦師友每一重客至某人主之鄰里鄉黨知客者必至
不知客知某人者亦至往往具饌豆登覽山水為樂間相和
唱為詩致慇懃或切磋言之於其別又以詩各道所由雖會
權側之意真無相忘蓋其俗然又矣而未有益於此會者豈
不以其人哉嗟夫吾見為此詩者多矣去十數年復閱而問
故焉則名字泯沒不知今安在者幸不泯沒則流落困窮
希得復合不泯沒不窮困時得復合而以勢利變故交不交

者有之幸皆不至此然而道不行功業不著家人子地其
遺續私相以為好而天下無考焉是皆可嘆也已余既讀詩
又序諸君詩苟吾德備與凡在此者深知其可嘆如此則
尚可因以不朽云

夏休井田譜序

謂周禮為非聖人之書者則以說之者之過嘗試之者不得
其傳也周禮說甚衆獨鄭氏學至今行於世鄭經生志以為
之傳焉耳於其說不合即出已見附會穿鑿其舉而措之斯
世可不可復古鄭慮不及此也故曰說之者過自劉歆以其
術售之新室民不聊生東都之興服西魏之官制亦頗采周
禮然往往抵牾至本朝熙寧間荆公王安石又本之為青苗
助役保甲之法士大夫爭以為善安石謂俗儒不知古祖堯
下其法爭不勝自是百年天下知多故矣故曰嘗試之者不

得其傳也以此是二者至非周禮此與因噎廢食者何異讀夏
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其然蓋祖王制
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畫為九州州必方十里千里
必為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
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為廬舍蓋人二畝半
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解或知之者其說畿內
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鄙不能鄙即成縣者與
之為縣成甸者與之為甸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鄙
成鄙故謂之間田以其不可為軍為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
間民鄉遂市官皆小者無大者它亦上下相攝攝其數不
具其負歲登下民數於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
餘至繼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詩務合不
為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遺思



P6

之學顧以說者終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較盡為憮奇得
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
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
可得而攷則天下亦幾於理矣夏氏書成紹興間膏土之朝
已而流落久不顯吾友樓大防訪求得之於治永嘉之明年
刊之郡齋大防博雅好古而知今吾所謂取其通者去其泥
不通者蓋其人歟則不但此一書而已也

丁端叔南征集序

端叔為中都官余以太學諸生識之別二十年余承乏桂陽
而端叔遣守郴端叔誠少余三四歲然其宦達久矣之官遠
同時由浙東西入湖嶺各行數千里至之日皆以歲除是歲
苦寒多雨雪每齊次舍顧見妻子慄慄無人色輒為之頻蹙
無聊而端叔又將母起居飲食一不得如在浙中時及讀南

合事言

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者年月下苟不可

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

經誼則別為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

為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為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

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索荀

二子為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為左氏國紀苟可少哉余讀

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者置曲沃伯為

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

言伐鄭一事王子頹之禍視帶為甚其書而惠不書也學者

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

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

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閱左氏史與

國紀略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贅而

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為之序

張園送客分韻詩序

右張園送客分韻詩為常信二史君作也士立朝則相推先
去國即相懷不忍別此豈直私為好哉而關於當世之故夫
蓋聞吉甫有大功於南征其來歸飲御之詩自謂及此者張
仲孝友在焉爾逮其季至來蕭葛一日去君側凜然有三歲
之懼周之盛衰余以是觀之石侯故訪黃侯商伯同時丞太
府皆以欲便私請於朝二三大臣輒留其章不上錄侍從下
暨館學之士苟見諸公亦輒止之曰奈何使兩賢去也而侯
請益力蓋父之諸公信以為靡他於是始言上上重其去為
擇輔郡纔需旬歲之次而叔訪得信州商伯得常州然合朝
方無然不滿飲幾彌日相與咨嗟歎息也最後同院若同僚
若同年家又十八餞之張園兩侯之賢天下識之今其去徒

以欲便私無毫髮意不自得且旬歲間為善輔郡行矣還闕
可朝發夕至也視前時去者甚寵而同朝猶不忍別如此嗟
乎立今之朝不謂之遭時耶十人者會稽黃文叔清江彭子
壽章茂獻永嘉薛家先蔡行之蜀范文叔臨川曾無逸章貢
李和卿東萊呂子約與余也會張功父致地主之意亦分一
韻余不獲在分中故為之序

義役規約序

古者鄉田同井出入相交守望相助非其俗然也周官之
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以役國事蓋自五家為比家一人至百
人為率是四閭也其必以八閭為聯者役者半休者半也役
者給公事休者相與治其家事而又有羨卒有閒民以借助
焉故其民相親睦而不病於役今天下上無橫斂下無繁征
而民極困於保正長則以保甲催科之故也民不能堪雖叔

伯兄弟相訟以避役久矣叔伯兄弟相訟以避役非其願相
辭也勢使然也雖勢使然而非其願相讐之心不泯於是義
役與焉義役非古也而有古人之意何也古者官以義帥民
使之相親睦今也民以義奉官而私相親睦其政則殊其俗
不可謂不美也假如自一縣一州轉而推行之至於天下盡
然則其俗益美假如上之人有變通養民之道而顧役錢可
還以予民則其政尤美故夫義役者未必非復古之漸也九
古之美事其初類自人心起耳吾都不過四五望族允慶弔
問報之事大抵相好而又家務為學人務省事其俗甚厚獨
時以役訟失權一旦會集割租以行仁義各以力厚薄無勉
強不得已之色余故序其規式備道其善以勸其有終焉

謝李澤正事韻類序

始余見李澤於外舅張氏與諸丈人行論事不下氣於州縣

吏長短特事富否輒誦言之無欺則謂李澤但倅直耳久之
見其姻族急難不得李澤議不決議決矣而用不足則或取
具於李澤又久之州閭至委巷每事不可無李澤藉其力者
為多也李澤雖不愛其力至意小不合即以語侵人或強隨
和人意亦戲笑皆含譏誚初不以吾有力自喜見毫髮德色
而人亦諒其靡他不以為怨余然後益知李澤孔子耻巧言
令色足恭思魯狂士而惡鄉原蓋自周季士大夫貌勝而實
衰氣卑而辨盛孔子亦既有感於此矣居今之世得見如斯
人者吾固有取也嗚呼今亡矣此書李澤所著其家學長於
詩禮頗欲有所論次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旁訓故
學者易入焉李澤游學校登進士第調台州司戶高郵軍教
後以勞績薦改秩知福州寧德縣未滿歲卒官不足行其志
位不稱其才也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

序龍摠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方悲李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書如二公云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之篇端焉

謝懷英老子嘗錄序

懷英嘗為舉子知推尊孔氏矣已而脫儒冠去為道士以其推尊孔氏者尊老子於是為書若干卷自開闢以來凡老子名迹變化及其遺事言散見於百家摭拾詮次無遺謂之實錄嗚呼何其專且博也則誠有功於道家者儒者筮仕即不得專志於書雖專志於書往往不暇崎嶇及世次年月也或有暇及此又不敢不務差擇則拘於六經而不得騁故吾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無窮夫人推尊之願未有如懷英此書者向使懷英幸卒舊業不去為道士則此書將為孔氏作其有功何如哉雖然曰太史公嘗作孔子世家蓋有志於此集

說者反曰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無窮且必與戰國若漢封君較久長者則世家似不宜作孔氏之子孫輯所逮聞作家語孔叢子二三書儒者亦弗甚稱道至獮羊枯矢稍欲以夸大聖人又或以語神怪不取也然則使懷英幸卒舊學不去為道士將為書尊孔氏則庶以六經斷百氏必不得騁其博如此余是以嘆息於懷英其不幸而不得自託於孔子也夫其亦幸而得自託於老子也夫故因以為序云懷英姓謝氏名守灝永嘉人余同舍生也

送蕃叟弟趨江西撫幹分韻詩引

蕃叟入江西幕同錢者十人林宗易自牧沈仲一徐一之朱穀叔及之黃敬之余兄莘叟分韻賦詩某亦在分中又為之引宗湛弟侍國風十五篇為別作者居太半道其所歷山川辛苦之狀僕馬之病而止於禮義古刪詩取焉騷人多怨誹

自騷以降無譏焉爾若夫大雅之贈別則異於是吉甫作頌
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此所謂治世之音也十人
者之詩雖工拙不必論要皆歸於和平而無恨余是以占吾
弟之將有所遭而并樂吾黨之能易其心而後語也是為序

孫子發微序代陳順剛作

自六經之道散而諸子作蓋各有所長而知兵未有過孫子
者春秋之季天下將趨於戰國矣故武之書多權謀儒者輒
擯弗道間有好其書者又往往為之章句訓解夫兵事尚變
而欲以訓詁求之不亦陋乎余自乾道乙酉不干有司之試
端居深念今復歲矣蓋所觀六經孔孟二氏之遺書由漢以
來諸儒發明之者略備余未能有所增益間讀十三篇尚多
餘意因以所聞於先君子與渡江諸將議論兵間事與已見
推武之說附次其下嗟乎方天子明聖養晦于外而虜酋盜

中原者五六十載矣士大夫懷安隱取言兵然則余是書亦
有為為之也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宰臣以下 跋 御制

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記

臣上言臣聞前聖之德業莫盛於堯舜後聖之述作莫盛於孔子然二者相頌而不能以同時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遺本於稽古功成於協帝臨御二十有八年仁恩塞穹壤威聞滄蠻貊潤色中興之烈而增光揖遜之美薄海內外萬口同辭以為自舜以來一人而已陛下奉慈訓克昌丕緒見之行事緝熙光明而且欲以欽承光緝之餘布在方冊昭示無極受命史臣裒輯聖政鋪張表出作宋一經於是書成矣上親灑宸翰摭發齊藻冠之篇端日星有耀著於天文而大極之妙自然陳露縉紳鉉繫之流又以為是孔氏之作也臣竊惟有虞之書初與五典並行而無辨更千

五百年而得孔氏斷為書首序之百篇之上然後暴白於万世由此觀之虞舜雖極治嘗久晦而後彰孔子能祖述之蓋建誦而不相及未有父子兩朝聖以繼聖立德立言自相發輝皇乎懿哉如今日之盛者也抑臣次舜之事以底豫於孝還人倫之變也以予賢於公因天命之改也惟我

壽皇之事高廟倫極五福稱歷三紀雍雍穆穆昭無間言曾未倦勤朕履萬乘授之主望神人燕寧累聖一家世世同德父子之間視舜有光焉則陛下之序此書尤足以垂百王之範補六藝之缺矣臣以非材待罪宰事適董攸司與托不巧而歲之禁嚴未寫琬琰無以對揚宏休臣實甚懼用是百拜稽首昧死請以賜本大書深刻以幸來世而又百拜稽首鬻擊大旨敬書於序之下方大常丞兼國史日曆所編類聖政檢討官臣章穎著作佐郎臣王容臣李唐卿著作郎臣沈

有開臣黃由秘書少監臣陳傳良左丞相兼提舉監修國史日曆提舉編類聖政

跋 皇子嘉王賜贖金劄子

竊審抗章得請暫爾間佚啓行有期輒以白金百星聊克贖儀輕况為愧指留幸甚乍速倍加保愛至祝

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潛邸所賜也臣是歲嘗數對

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寤是日午鼓趨待漏院會後官趙彥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閣門未約臣今隨眾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下敷奏反復久 天意弗

順遂再乞休致忽發 玉音甚好甚好留下文字臣就榻前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 聖語申尚書省諫院御史臺及奏知潛邸且請不獲稟達之罪 上賜贖金恩出意

外臣以不才被遇最寵奎畫之號視翊善黃裳有加是冬急
召入講 上數從容語臣所藏朕字畫蓋進來用寶如生辰
詩何故久不見跋語臣每逡巡不敢當尋復趣取跋稿僅成
而臣罷去樓鑰高文虎就觀臣家稿留案間家人倉皇不及
收自入謫籍日夜危懼但謹擯藏不敢夸示一昭回之光以
震耀天下臣罪萬死言之感涕

跋 御書所進嘉邱生辰詩

右傳良所上皇子大王生日詩 王意嘉賞手書一本以贈
或者難曰此頌體耳而及於阡危飢寒之辭何也曰是獨不
見太史遷論頌乎太史遷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救惟
幾是安而股肱不良萬事隳隨成三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
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由此觀之虞周詩頌非
耶知虞周之頌然後可與言詩矣因著其語又見 大王有

取於詩在此而不在彼也且以著見 王錄小善嘉親益之

意得良不勝感懼無以得此因刻之石以修大貺

在此序跋真蹟久尋不獲故前跋賜金劄子深致歎惜之
意而參政樓公復追記所見以紀之先生子師教歲辛未
二月始於故書中得之今附此

臣仰惟 皇帝陛下 龍潛嘉邱 毓德進學一時官

寮皆出遴選嘗逢 誕節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

酌黃粟 次酌陳傳良各出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及視

之其一日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 仰名謹封因

敬請所以 謙賜之由 上曰二公之詩雖因為壽而

作皆寓警誨之意雖依所惠 親書一本復以為贈以

示不忘哀與傳良跪謝而退 龍飛之初推裳禮部尚

書傳良中書舍人未幾家以疾沒傳良奏請以 御書

刊之堅珉 玉音賜許是時臣等待罪瑣闥與傅良同
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畧曰季札觀樂
歌頌而曰來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敦推
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
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頌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
有教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為之憤然作而曰備
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頌為警
戒者齊魯廢歌世但以為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
賢相教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士紛溢美人亦不以為過韓
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也而信何良能發之臣於傅良平
日所畏至是益以歎服使知之傅良曰今既刊之宸
翰於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
信宿而已報罷未幾臣亦去
國相忘於江湖者十餘

年何良下世訪遺稿於其家 不知所在矣二子師報
師於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 遠臣既傷傅良不及見
更化之日敢直書如末上以彰 陛下好賢樂善之素
下以侈傳良等 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頌詩履
歌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懇諫之切未嘗不寓於斯云
嘉定三年歲在庚午秋八月丙辰朔正
兼太子賓客奉化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百戶臣樓鑰

跋歐王帖後

嘗直帖往往有之如歐王二公帖蓋不多見靖康之變士大
夫故家文物淪喪可勝道哉間見一二令人隕涕歐公以嘉
祐四年罷府事明年書成是歲王仲儀以侍讀學士出知益
州逢原道腹女是生吳說傳朋傳朋嘗通判亦興以其母念

逢原之墓乞改襄陽於是作卷志堂焉余悲逢原無後併著于此

坡徐薦伯詩集

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謂書生不知兵猶言孫武不善屬文耳今觀武書十三篇蓋與考工記穀梁子相上下吾友徐薦伯登武舉第一日示余橫梨醉稿余讀已喜薦伯慷慨有烈文大氣其詩詞視唐諸子死死弄篇章者多哉當今諸公如見薦伯詩亦可解文武二途之感

題杜大春畫梅

偶與文叔時身論十五國風次第取季孔舊序參孔氏序特退秦於魏唐之後繁幽於末略經改定而意以獨三晚於燈下觀蜀客卿作梅筆墨無幾如在籬落因悟萬事無支離法題石時身所藏呂真人畫像

他畫欲作壘外想頗多怪揚今觀太清樓本儼若孔老子微笑自得之矣真人固應如此彼不知其人而求其壽與他畫師何異

題張之望文卷後

劉知幾史通上下數十載間指擊略盡蓋割然似庖丁解牛手觸足履動中節會矣至不見全牛一節未識知幾尚費若千年耶此事殆非強博能到

賈生太息一書首論諸侯王強大事可謂知務當是時文帝方送代來齊樊諸王皆有相疑之勢未虛侯功最隆及賈最晚帝意亦略可見議者因謂賈生首編蓋干時云嗟夫生豈干時者耶要知論事誠有次第一辨其序必有不和察者孔子作春秋一字無間然者非獨用功深也易其心而後語權衡自平耳後之秉筆者宜書輒不書不宜書輒書是其咎

安在如班孟堅史視司馬子長加精察而竟不能過往往有愧色亦豈力不足歟

温公嘗言洛中士大夫淵藪談空說性多矣惟史事無所啓口蓋有譏云耳然公言性獨與楊子雲合自今觀楊孰與孟

子子雲博極群書顧不見已何哉程先生易傳未出門人亟以請先生曰吾獨不望進乎蓋晚

始授人其間有一字數改定者前哲重著書如此類子不貳過論殆是慚筆今讀韓子書者於斯文特熟甚科

聖之累自韓子不免宜夫人盡然於此可以興古道不行之嘆
黃巖張君之望持所為書二編越江山來問當然與不僕固辭張君固請僕末學耳豈足斷此書厚意不可虛辱轉題數語附名篇末非敢云何姑以見倦倦意耳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丞相清源梁公洽聞之數月徒福清主簿趙君餘慶丞長溪主簿固辭丞相固遣之未幾福清李君宗思來請主簿長溪李君遠夫又來請留主簿丞相益賢君也連致郡中屬掌秋賦之入而趙君憮訴其老矣又位卑下不宜度越他士然郡政其為辭殊苦確不樂丞相不能奪也明年君秩滿將罷去忽過余出其先君子所嘗得於諸公詩數見示亟讀之乃知趙君蓋家學如此其仕進無先入之心有繇來矣

跋東坡所記程公通事

學者多不道鬼神如蕭蕭之覽豈不異哉自唐末諸藩以鎮將求盜武夫往往略平民克數幾及賞格藝祖定天下哀矜無辜縣復置尉始以儒生為之而鎮將廢賞格如故民鮮死焉二百年於此矣迹者有司以薦舉更多好少不應功令

見格惟尉以捕盜改秩善傳會其事得不用薦或者因是頗
襲鎮將之舊上方閱焉議改制以防之此建安陳侯燁所為
刻是石也

跋孫氏誌述

方國家肇造之初將相大臣多西北舊族而東南未有聞者
既而天下平七八十載之間而范公起吳杜公起越歐陽公
起廬陵孫公起富春蓋漢一大郡之地而二三公者皆極一
時之望於是東南人物遂擅天下嗚呼當錢李二氏之時諸
公皆要在耶余覽杜公所言孫卿墓誌并歐范之述為之大
息感今而懷古東南之士奈何安自菲薄

跋爾雅疏

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為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
學官至今漢儒世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

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
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明世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
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為之疏爾雅稍稍
出比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
而爾雅益廢余憶為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
辨鼠豹不識螻蟻為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為
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流字畫多殘闕金華
趙君子良來為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越徵余言曰叙此書
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為
同年進士名善珎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叟文

夢叟言貌退然不自表出聲蹟不著丞相乃獨得之何哉丞
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聞有得此於丞相者夢叟顧一見得

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異於今夢叟之取於人也尤異於今矣不竟其逢令人隕涕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孚問詩語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仙絕出衆作真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尤未工仲孚嘗問詩工所從始余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眺每篇堪諷詠蓋嘗得法於此耳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與子美同意因書種德堂遂記此語

跋靈潤廟賜 救額

桂陽之民雖貧而有常產父子孫兄弟多狹居或至百口重喪祭有喪哭泣過時必葬埋未有火化者逾久展奉猶哭泣如新喪祭事謹潔至不敢糞瓜果元恥為人隸飢年不得已鬻子舍曰奴婢而以養子為約蓋其俗朴近古然也然出而

惰農耕器絕苦蘇犂刃入土纔三四寸終歲置田勿問及耨耨去陳草曾不待破塊輒下種水在田上節級溉注之是為良田水在田下雖咫尺不能輓轡使之逆上往往夾江之田與並山同為瘠薄易苦旱率十年八九耕不獲每旱即立禱苗槁而乞哀於神無問在不在祀典日擊羊豕聚醴巫鼓舞象龍或燃指以膏火薄肉供佛類不効則禱于龍渡山之神山在縣境內最著名其神邦人尊事之非已甚不敢輒禱無不應今夏旱九民之祠事且遍不雨於是屬軍教授縣令為祠下以靈潤源之水歸又無旬不雨某遂宿戒親謁祠下三鼓方作星河彌天行數里漸撼撼有聲鷄初鳴至青蓮寺為位禮拜遲明登山俄時雨大至達城下已乃三時雨歲及下孰更與民德侯之賜推本所始得紹興十四年賜廟額數黃一道於掌故仰惟 國家為民秩祀篤於報功宜詔萬世敬

幕之石某為長吏不能履阡陌為方略教民治田而徒干神
之澤又以窮自歸於當道運帥部使者咸以錢粟來周急可
以免歲月矣要不可久方將趣丞史以龍骨車若拮揅法下
之鄉聚使民稍自力不但以瀆神益承尊事無怠故因對神
之休與國家所以棄大之者并道其土俗善否為勸勵著之
下方

跋宋景文公帖

景文公以皇祐四年二月自亳徙成德明年正月徙定武實
代魏公所謂巧任河朔一年有餘蓋是歲也元憲公亦以是
歲八月自河南徙許而晏公亦河南公有九月朔日請入觀
書會元憲于河陽計五日書所謂祖國也至和元年劉仲
之相劉自恭預即領唐書故催書於公嘉祐改元仁宗不豫
其曰河朔大臣則韓公在相臺爾八月徙益州是時龐莊歟

自承興改河東其年五月元憲歸綴中書門下班公自此月
二十二日書云云則猶在定武也三年王侍讀來成都於是
還闕公言莊敏引歸不決元憲乃圖任之漸明年莊敏以繁
僎事寵節鉞元憲復完樞務真見事之談云

跋宋元憲公表稟

景祐二年定新樂是時同在詞掖如胥公偃丁公度張李晁
石目前進元憲公以元年四月掌制乃獨屬筆互非其文禮
一時諸公所推遜歎欽誦遺稿令人起敬

跋趙延康公責偽楚書

余嘗手抄建炎四年八月二日刑部狀會恩牽復士大夫名
數延康公在焉一時狀中如胡公寅劉公珪皆復用劉至位
執政而延康竟謫死余聞京城之禍子昉以募義兵見囚范
瓊世多言靖康無伏節之士有以宗室所暴白如此豈無人

哉而皆誣陷於群小嗚呼悲夫

跋趙延康詩

余既於責偽楚書後著公行藏復見所為詩嗟乎劉歆李白之文盛矣其節操何如詩不足為公道也

跋溫公與邢和叔帖

熙寧間溫公居洛公從崇德縣再入崇文元豐四年兼史事以所藏溫公帖知是時相與甚厚也後一百十有二年某得見之於其曾孫遵仲修

跋張照畫與邢和叔帖

紹聖四年公為吏部侍郎十月自權尚書遷御史中丞無盡此帖時是歲無盡罷左司郎官去至是適兩年餘矣

跋邢惇夫詩及諸公題

以諸公之愛惇夫與惇夫之得此於諸公追想在昔令人越

敬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余與天台謝傑景英為忘年交謝趙出也為余言外氏丞相家法甚悉今見邢氏趙夫人手書成婦一紙往往與景英語合邢尚書趙丞相事具國史是其故家典刑要自令人起

敬

跋劉元城帖

余讀元城詩疏編刺元祐大臣而獨不及司馬文正公編刺元祐大臣而不以為孤獨不及司馬文正公而不以為當登平議之賢哉亦足以想見元祐以前深厚之俗矣余懷此與子厚待公遺墨遂書其後

跋胡文定公帖

齊州人家家有春秋傳而罕見公字畫亦記為見時送卷先

生學同學數十兒兒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鑑一本是時三
書所在未復故往往多手抄誦也晚官湖湘間每過士大夫
家輒見公遺帖皆甚貴惜然為奉教學者願少如浙間可也
白見尚氏所藏帖書以勉之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題跋

題

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臣嘗幸備員中祕恭睹仁皇聖畫凡五十有五軸亦既盛矣以
今見魏家刑政二字又以嘆散落人間夷夏山川之藏不知
其幾也恭惟景祐以來上意日趨於寬任子至於及員郎治
獄至於貸贓吏理財至於弛禁蓋後來新法之士謂之失
刑政者以今所見帝雖燕閒與踈遠小臣亦未嘗不講此二
事然後知帝所謂刑政在是不在彼也嗚呼仁哉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余每讀章氏論後法劄子言温公有愛君愛國之心而不知
變通之術嘗嘆息於此使元祐君子不以人廢言特未知後
事如何耳至讀用門諫疏又未嘗不壯其氣也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予來湘中見故家遺帖為多而有二異此書與趙潭州所藏黃門論章子厚辭樞密疏也諫疏在省中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固可異此書傷觸大臣宜不為藏而亦存於今則尤異耳書作於元豐元年於是西方用兵後四十七年王蔡為燕山之役京師遂及於禍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信哉信哉又後六十七年永嘉陳傅良書

跋東坡桂酒頌

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真羅浮鉄橋下以俟後之居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余相對嘆息余性不善書故不復贊

跋辛簡穆公書

簡穆公行藏見國史且天下能道之余不復道曩余守桂陽

歲旱流言往往以柳桂間民略死徙矣祐之時在長沙幕府具以所聞言之故帥直徹獻閣潘公德鄰潘公下其說兩郡蓋甚侵余與丁端叔也余二公頗恨然忌幕府不敢白已而識祐之過佳士耳余既相得會它郡巡檢下軍人慮不繼屬祐之即其廬勞苦之天大寒彌兩月雨雪沒馬股祐之崎嶇行盡闔郡得軍中心以歸余方恨賢勞而祐之欣欣無一咎言以是益知其人苟便於民雖極言不以為口過苟不便於身雖忘言可也簡穆公為有後矣

跋江道士玉臺菴額後

道人為余言此山在閩昭武最深僻人不蹟處吾求晦翁之字請書其後將刻之石兩翁未必以功業著見於世或千載之下有得殘刻於荒榛亂石之間庶兩翁不泯耳余笑而書之

跋周伯壽畫猫

余家有數猫終日飽食相跳躑為戲而不捕鼠余恠而問人
人曰猫之善捕鼠者日常睡因見伯壽所藏書遂書此語
跋徐夫人手寫佛經

余苦不學書自兒時及今所課書未嘗手抄一卷往時從常
州先生薛士龍學每見抄書動十百卷竟快無一字行草心
嘆服之以為視司馬文正何如耳他人無及也今見蔡同年
之母徐夫人手寫佛經九十五卷往往得唐人筆法則又愧
焉字畫亦細以余之不能手抄一卷書至愧於徐夫人而
或者輒意輕天下士余不敢也

跋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

熙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人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
所遺玉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為人可知已嘉州
君與李公擇同入館夫之日熙寧六年三月父子行藏如此

余頃見世所行官制舊典有三晉張績一編慕用之迺今得
聯事湘中間其世又竦然起敬也

跋宋信翁產經

宋永壽信翁隱士也有過客為余道其人物色得之蕭寺中
而信翁亦肯來過余宋伯華伯潛兄弟衡陽賢者也一日見
信翁於余座上驚嘆至縶復致此人耶已而與信翁意思洽
雖有它客亦強之與坐兒輩或解衣信翁初不苦辭明日訪
之則隨舟下長沙矣余臨長沙年一見過余不敢留也它日
行郡得疾倉黃還解伯華以告則信翁亟來日視鑿藥及稍
愈迺去以是益敬信翁盖有道者信翁能說易論語及內經
諸書其得處要約有詩篇余嘗欲作宋居士傳未果會刊所輯
產論遂書其後以其與余交者如此則其人可知矣

跋王恭簡諫草

余以公言次元祐紹聖之事蓋古所謂著蔡之見者耶嘗袖此藁謁范東叔東叔因出其所藏公奏議若干卷大抵頌此

跋曾文清詩詞後

余不及見文清公然獲從六卿原伯侍郎仲躬游甚久憶在都下時文清夫人尚亡恙生日當為壽余與高炳如博士請原伯修拜母之敬見諸婦各年六七十盛服夾侍夫人出對客已而原伯帥婦及諸孫羅拜奉觴且遍飲客乃罷故家孝敬之風可觀也今見文清往還兄弟間詩詞又為之嘆

跋蔡京貶竄元符末上書人詔草及考定邪正等

季路為余言此藁得之京没入官故紙篋中嗟乎方京矯誣君父以欺天下充熇寒穹壤矣豈知道藁在官所斥賣之錄哉然自蔽罪攸買而京伏罰竟死牖下春秋誅首惡者攸買尚足誅乎

跋蘇魏公百詠詩稿後

余嘗慕魏公之為人今見晚所自敘百味遺稿非獨其人品殊絕蓋其及見故老與師友淵源所漸盛矣余於是知慶曆嘉祐之際人物之偉嗚呼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日三經之學行士以師心自賢不能降以相從而風俗日壞其流弊何可勝道追想前輩高山仰止龍圖陳公諱從易曾胡田楊四公者諱公亮宿况偉也揚以慶曆八年曾田以皇祐三年胡五年相繼為學士云

跋陳永仁所藏張無垢帖

世夫有言無垢先生善作字者而筆勢如此令人起敬嗚呼豈但字善哉余嘗聞呂伯恭父云某從無垢學最久見知愛最深至今亡矣念無以報獨時時戒學者無徒誦世所行論語解以為無垢之學盡在是也始余與伯恭父有為言之也今

見求仁先大夫與往還書說論語事甚悉蓋雍也以前無垢
已恨早出餘所著未嘗示人無垢無多著書而論語解要非
成書學者但專信之以此窺見無垢宜伯恭云爾也則世之
知無垢者何如哉余少時方省事無垢來為郡守聞見鄉人
父老數百人以滌兩宮務許郡無垢若不省然俄而駁足來
索狀而數百人者皆以不滿解去狀亦不知安在矣旦日還
鄉下自城以南達瑞安九閘者堰者皆已決捕魚鱗鱗皆九
可以續水者亦已徹去不數日水落是歲大熟無垢未嘉之
致初非赫然有聲也而敏事若此則世之不知無垢者不但
其間學也無垢擯斥流落道不為世用以死其不為人知者
何可勝道余因求仁先大夫說論語事且有助於未嘉之政
故併著之

跋葉正則所為陳仲石墓誌

某不善書強書此以慰吾仲石欲作數語附碑陰又無以出
銘意之外者嗟乎仲石斯銘亦足以不朽矣銘作於淳熙而
書於紹熙之癸丑故正則用前銜云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畫梅

湯梅近稍不貴重於世余慮宗大藏之之悔也故為之書

跋雲山壽昌院右帖公據後

圖經云中和二年置與院牒合但不詳杜名字唐史元年十
月賊朱褒陷温州今牒稱樂境當在賊平之後然以寧海軍
使繫銜攷之地志是時未有寧海軍也豈平賊時嘗暫置軍
故略不書乎乾元元年始建靜海軍令軍使錢者元瓘也蓋
是歲從元瓘之請陞節度使耳雪菴於今為前輩行余壯時
從薛常州士龍學士龍數為余言道雪菴為人由是定交直
龍圖閣鄭景望將造朝與余遊鴈山會天大雪行十數里訪師

於深林叢莽中三人相對清話從者無人色今老矣不欲領叢林以書來別余且示院所藏故牘將待盡於此院余方屏居山樊與士友絕不知與師後會復何時然各行其志會不會何足道因書卷末以當別語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

乾道之辛卯余送南軒先生於吳興之碧瀾堂雅聞定叟尚書名而未之識也其後尚書公所至治行為天下第一益相嚮往余守杜陽是歲孝宗內禪故事桂陽守臣貢白金三十兩吏率取諸民以應令余惧非聖朝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質言上擅減三分之二且不推賞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能決但批狀送版曹會定叟為尚書奏桂陽壤地編小守臣陳其請不安得旨可其奏而賞典視它郡余以是知魏公與南軒先生之教定叟尚書能守其家法如此吾友沈仲一令

余書四益碑後遂著其事且以發明上恩云

跋宋寧元成所藏宋宣獻公王荆公帖

宣獻明道二年帖先是王文正公出守兗宣獻相繼請上親政亦出守亳意此帖為文正發也荆公熙寧五年帖運判中允者楊蟠公濟也公濟以是年十一月自光祿丞改太子中允權發遣永興等路轉運判官明年司農言近詔天下出錢免役而永興秦鳳比它路民貧役重於是始立二分寬免之法以此帖考之當是荆公嘗有悔意故農寺敢白上耳餘詩帖不能詳其歲月良愧該洽

跋宋寧所藏竹石

余苦不識畫獨嘗得東坡先生竹石於司馬文正諸孫把玩久之略窺其意今見此圖筆勢殊逼坡仙愛賞不已於卷末得蔡子浚薛道祖二跋皆藏畫名家余幸偶合爾

跋朱宰所藏孫介畫

孫介不見朱氏畫史 孫 廣明中避地入蜀長於天王鬼
神筆力狂怪不以傳移為工此畫亦然介畫其家學耶

跋林伯順七世祖畫像

陳子曰自元豐季年至今故家舊物希不失矣而吾友林大
備所藏七世祖像見之面如生真家寶也公諱頊字雅文薛
寺丞先生銘大備父嘗識之序引中公起家累數鉅萬而不
及仕今衣冠蓋貌工尊大之云

跋謝大成所藏曹公畫墨跡

高宗中興一時元從皆將相也公顯獨善避權勢以眉壽終
今觀所遺謝大成雜語一紙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大成與余
同年生而強健過余薄物細故身親不倦亦必有得於此矣
跋姚次韓所

修禮書堂帖後

余嘗論前朝應制書若寶儀蕪瞻同定刑統而世但稱可
司馬光趙彥若同上百官公卿表而世但稱君實蕪洵姚
同修太常因革禮而世但稱明允之類歲月浸久將失其傳
令人太息今三館書目言百官表為溫公撰是已鉛槧尚多
湮晦况於事業尤可嘆息 如研論事物領據於口耳之傳
其然豈其然乎因姚公孫次韓出示堂帖遂書其後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以余所見士大夫家山谷墨蹟皆可寶獨衡州守鄭如宏
陵丞李九齡與今元章所藏迺其家世舊物然後知得之
人與魯納部鼎何異自百餘年間故家三世希不失者而元
章凜凜有論新法意象又不但家藏如此

跋吳興陳錢芝草圖

頃往陽解中柱去礎三四尺所出芝一本婦子不以為祥

視余蓋恍然嘆之不遭也明日故拊復吐三葉紫實黃綠餽
見之奇甚余雖異之但令婦子輩謹視毋掇取逾時色爛然
不敗今觀陳君繪芝為卷自內相李公宗伯倪公序且頌其
所自來不虛得又追嘆曩所產芝非特婦子不好事雖余亦
不好事也世固有尤物要其名字出不出顧所遭何如人爾
芝嘗遭此武宣者如余安足道哉因題陳君卷後以自訟云

跋樓大防重屏圖

右重屏圖其一圖籀然衰疾人也識者以詩知其為自傳無
疑其一圖衣冠容貌皆甚偉必王公大人而莫知之者王君
明清濁以所嘗見廬山祠堂其夜並圖書像謂其二人為李
中主韓熙載更二人亦不知為誰也嗟乎名字之著不若如
此哉孔子所論伯夷叔齊景公萬世不可易矣

跋孟蜀王書後

余讀漢文賜南粵王趙佗書知西都之所以興也周世宗一
世英主而担以偏方通上國方少然自大其語多觀刺不終
其能免乎後而蜀亡諸君子顧以文詞取之何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策問十四首

問以文詞取士而病其不以實學應科難矣唐之科目繁密已甚然兼采譽望不專決於一日之執猶少近古國朝雖視唐制加詳而祖宗盛時蓋有自濬邸熟聞其人已迺定為進士第一而大名舉子尚以德行為自相推先國子監嘗貴進士有司尋復濼賦上殿詔特取試禮部蓋有唐之遺焉賢公卿大夫率於是乎得之粵自一切任法而槩以繩之文雖有茂材異等語不中程輒弗錄錄是場屋始以綴緝標孰淫靡之文相師而士氣日卑議者病之逮以時務發策以求實與要之不離於文詞胡能相遠周漢之制誠不可卒復伊欲尋祖宗之美稍寬學校貢舉之法以漸復唐舊宜不甚難施行而難者咸曰世益薄人益不足信將以私意撓公

道不備法而後可夫自鄉貢不得以詩賦官考試日者銓選
又增委保之員而國之責游子弟將置列頭若是亦已察矣
於今士風何所損益諸君其各論所聞焉

問議臣以太學補諸生羣試者動以萬計故改制以約之以
天下間歲舉子之數百取三焉謂之待補蓋其嚴如此而通
臣之請迺欲博訪賢之後淪於編戶者皆得附試官監如
國子生夫均之為士也禁其為舉子者而闕其為國子者何
哉且禁其為舉子者曰將以抑競進也以今閩浙諸郡試
不可不抑然往歲邊郡復言二廣之士率二十餘年之春官
者累數千人而上第者不能以十數方欲尋漢故事以戶口
率別路以考之以示優異夫均之為舉子也既抑內郡復於
外郡加優焉何哉開其為國子者固曰將以勸世茲也欲其
知學誠不可不勸然近制自在京釐務官不得以總麻親附

監試甚者雖公卿大臣去國逾月則子弟不得補國子生夫
均之為國子正在於昔寬之而今者顧吝嗇又何哉上方嘉
與寓內之士共成治功而有司選舉之說不勝異意且均一
之政何所彼此苟無旌別必且猥井者之論未知折衷諸君
其切瑳究之庶有合焉

問漢兵制皆秦制也自遷固諸史云爾天漁陽之事秦劾亦
可觀矣而終漢無驕卒之患何歟將隄防之禁特密歟田家
子至不識尺籍五符而發諸侯兵或有非虎符驗者其隄防
果有以過乎秦否也或者繇戍之法簡以便歟以淮南地遠
徃來中都者甚苦西北邊郡五尺以上不得休息吾未見其
簡且便迺若是然也不然則餽餉足而賞賚之優歟塞卒之
糧戢士無祿上功幕府輒見繩於文吏蓋當時已病之矣又
不然則士安於將素有以撫循之歟觀漢諸將大抵臨事

置不聞其兵久隸焉者也抑有其感焉宰相之手不免成達
而故二千石將軍都尉猶給軍賦亦甚士等矣而一大夫不
以缺望又何也積是數者非制之得然則果秦制也而威敗
異變豈獨幸然耶不惟士然凡漢置將奪之軍可也廢之可
也累功不封可也甚者誅放而卒莫敢握兵於境負固以要
上何因而得此不惟邊將自京師南北軍詣城門兵心一時
典領位尊寵隆幾震主之威而亟拜亟罷無一人愾惠裴回
而各權者又何道以馭之歟蓋聞光武之興罷都隸駢職
削功臣之權而省材官騎士不置所以為兵慮詳矣東都顧
竟以兵斃無過關累者善而二者祛耶方今養兵甚厚而屢
驕將帥無顯功往往富貴極矣而意不滿上息視漢有尤焉
而無其報厥咎安在願與諸君商漢氏之得失而悉數之以
非見其明効據古馭今將於是乎取焉

問漢理財稱蕭何國而中決其事夫巴蜀之饒武帝用之西
南夷矣悉租賦以之以更費以以都內錢續之均巴蜀也而
相國以饒東以無之事關輔流民往往就食其中其計
果安出歟然尚有可解者曰武帝遠輸耗耳諸葛武侯又用
之關隴出師曾不過武功木牛流馬之智工矣而轉輸輒不
繼夫以相國視武侯未能遠過而武侯迺若此其缺安在方
漢初定大略九國居天下太半各擅其賦天子所自有僅十
五郡列侯公主頗邑其中自山澤之租各自為私奉養外饒
十五稅一耳而治宮室建城闕講朝儀調兵山東無虛歲迄
無經費之慮武宣以來諸侯之地亡慮多削入漢一日省耐
奪侯者百餘國大者至三四萬戶賦入視曩時絕遠甚而用
力益勞征算日益繁亦必有故矣元狩元封之間天下蓋多
事矣始元以來號稱富實宣帝蓋英上也一時司農又善為

計而西歿之役六司農錢輒不贍於用甚者請雜邊穀百萬斛不能具何直若是慮慮也方今版圖西奄岷峽巴蜀之饒自若也北界淮瀕嶧漢之陽東薄于海南巨番禺所謂九國之略又十有六七恭惟祖宗盛時關河三邊宿兵追五六十年大抵倚辦東南為多今戍邊之衆與河陝而東南所入視舊增羨計臣顧以日月為憂蓋嘗推漢之所以羸縮而不得其故且於今重有感焉願悉陳之如欲曰得蕭相國者而後可又似迂闊不切於事情者矣

問風俗與世汙隆其所由來蓋非歲月之故矣周漢之季可謂俗弊漢興經營四方日不暇給其教化未甚明其學校未甚興其公卿大臣多出戎行而學士經生相與講明者尚缺如也秦氏滌習曠然丕變高者必明碩大可以任重其次亦篤厚忠實烝烝不至於茲下追此庶莫不自愛重於犯法自

五張辭阿益大壞藝祖龍興艱時機變傾覆嗜利止耻之風一旦銷磨無後存者文武遺烈可以庶及數世嗚呼盛矣以余論漢之澤至於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而本朝之在人必者雖鑄工不肯附名黨錘之碑三代之盛庶幾焉夫以三代積累漸磨之功深矣顧成効若彼未聞以大敵積壞之餘曾不必世百年而興起若是易者是則何道歟豈所謂今古之異事半而功倍者歟誠若是聖天子當宁慨嘆以善俗為問十餘年于茲矣而未覩其變則其咎又安在歟諸君試跡前事以稽當今之故本末源流必有可指陳者矣

問以當世之治亂成敗考論古今之士略可觀矣春秋之季晏子在齊叔向在晉遽伯玉在衛季札在吳皆賢士大夫也然浮沉自愛無所能發明功名者申韓蘧張蓋戰國傾覆之徒耳而富國強兵所試輒効此其故何也漢自元成以來士

言偷墮視東都節義有愧焉及觀亡新之敗寇鄧耿賈之倫
拳拳於漢卒復舊物三國鼎分則散為曹吳之役者不可
勝數其不忍捨漢者諸葛亮數人而已是何節義成俗而
識所嚮者滋寡也唐襲八代之衰歷房杜姚宋不能救也詩
至李杜文至韓柳經術至啖趙庶幾乎古而唐衰矣內則
朋黨則藩鎮皆一時之俊何沒沒也將所謂文與政通者
非此之謂歟不與七十餘載百度修矣論卑氣弱儒士猶病
之及乎慶曆始以通經學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賢犯顏納說
為忠為學盛矣然而向者丁寇占范之朋黨與而復熄慶曆以
後則朋黨遂熾而不可救而世故亦非向者之觀矣豈論卑
氣弱也所以為盛時耶有司惑焉願與諸君商之
開卷之主其嘉與字內之士共成茂功日者除吏不以年勞
不以

慮未易於是順考祖宗之憲 流品不著左右所以并
包兼容德意甚備士思所以報稱捨此時尚安須耶所惟前
朝訓迪在位雖無察察旌別殊異案其式程降抑揚厥有
尚旨願與諸君共細繹焉以備採擇所者以秩有雙轉有細
轉均之人寺丞監丞耳或自大理或自衛尉均之人員郎耳
或自七田或自虞部於是自帶館職願與武衛等者有以兩
使職官願與判司簿尉等者艱易不相絕也今將此而同之
歟迺者循次或以四考或以五考或以十考蓋淹遠有如此
者今舉不以日月為功歟迺者任子有銓銓有限乎今得例
從調歟迺者特奏進士蓋或隔郊然後官之攝官然後考第
之美今與正奏際無所齟齬歟迺者堂後官流外雖有高
位不迺郡丞伍今皆可以踐清要歟迺者以職免叙復若員
郎則自水部以轉與它官特間然今清雜之庸若無罪然歟

皆九重之意所以為是混一流品并包兼容蓋曰勸士焉
耳有如一遵舊章清濁畢見無乃非所以為勸學但曰勸士
毋以見清濁為也或者非順考祖宗之成憲歟然則如之何
而可

問古者詢民於射以進士由是而擇於澤試於官而得為大
夫若卿諸侯故禮樂修明而無敵於天下曰者聖天子深監
文弊未擇議臣之奏爰詔進士乙科以上兼試之射文武官
自五品入錫藎射於禁園稽之往古將宜於今四方之士亦
既靡然向風矣蓋聞射禮自漢而下但曰朝儀具文云爾用
之戰鬪往往屬諸羽林期門材官騎士之倫是故升降揖遜
野人莫之識似飛射聲之伎亦不於經生學士取也今也不
聞於田不習於鄉校而徒試之廷得無若具文然者如必曰
聞於田習於鄉校次第而後至則并牧疇嘗之廢久矣或曰

雖難卒行蓋少近古故事吹西有弓箭手河北有弓箭社得
古萬丘遺意而取士無與焉宜舉行之類依漢選六郡良家
子為射之制間歲大比以秀異者上之於春官替官雖用今
武舉法既射然後科第其又詞於是而試之庭高者試補吏
下者報罷其舉送若考試官亦頗依漢選舉法有賞有罰若
是則庶幾乎古或曰工文勝久矣必且失業又曰我未知禮
而聞於武事行有它患然則古終不可復歟諸君幸相與圖
所以稱明詔之義

問春秋以來楚之射材晉不如也而越有君子六千人東南
蓋多士矣說者顧曰漢以曹沛功臣定天下唐初人物并沙
居不熙朝慶曆元祐之盛六抵關洛諸公卓有聞焉而東南
之二功業不察見於世何歟吳中子弟剗於劍客官瀾考手
班班見史籍皆天下勁兵處也薄置都尉九十而九江臨淮

會指丹陽務章財各一尉且它復缺略唐府兵六百三十餘
所以淮兩道不過八九中朝義勇亦但取之關河三路夫前
後強兵者必在西北其民亦不足用歟九州之險捨河清
則江漢淮海矣而山林沮澤之多至荆揚而窮用武之固莫
如焉竊迹前事七國之秦楚三分之吳魏五國之周唐或敗
或劫迺若彼夫形勢抑豈獨弱歟自昔轉輸之富曰江淮最
而盛也若也昔礬珠貝之屬也視田賦又數倍世所謂財賦之
源者方今擅有之矣比年大農之用屢屢無乏夫是穀者之
利自若也又何驟若是然歟儒者實知務才之不競兵之不
銳形勢之不及財用之不繼務孰急此者而但曰勿講舉而
管之東南之故則何貴於儒者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皆能以朝者侯有天下况四海之半又况西人有用之如
刑所陳者矣豈曰不可願諸君頭真方唯以言

問古者重戎事宜亡一闕而舟師不槩見於經句哉船人習
水著於明堂月令之書而世所行太公六韜蓋有水戰云然
則古有之而失其傳耶案周制徒出於井馬出於丘車出於
甸旗鼓甲兵率賦民為之假令有舟師豈徒無所取給歟而
莫詳其制何也春秋之季東諸侯亟用之矣伐兵之役楚舟
以無政無功然則舟師宜亦有政明年掩以井牧之法治
楚兵賦車藉馬而舟楫不與夫舟楫不出於井牧之賦將安
出歟吳疆之役沙汭之役繼此累見豈其取辦於倉卒之間
區民而用之歟越之報吳也凡四萬五千人而習流二千耳
越固澤國也而可以水戰屢乃及此若然吳越之民治未必
盡習歟夫舟無定賦士無素習安在其為東南之長而藉以
得志何哉漢於邊郡置車騎水處置樓船各有員數且其賦
漢所以治庫兵車馬者也水處以樓船易車騎其亦以等錢

充費無吝則未聞也案地理志廬江有樓船官今夫水虞不
但廬江郡而已也它郡不置而廬江獨設官意者度縣官錢
治船艦於此歟博考諸傳則尋陽有船會稽有船博昌有船
桂陽零陵豫章皆有船夫廬江獨設官而他郡類有之豈其
非在官之船故無銅歟不出於官而調之民是亦所謂取辦
倉卒間耳亦得有員數耶謂無員數也傳有之曰因南左樓
船士二十餘萬人擊南粵而淮南之書亦有所謂樓船卒
水居者斯其為有員數昭昭矣士有員數其船抵不以倉卒
辦也亦昭昭矣則舟孰從而具士何如而役可得而考歟
中興以來材官騎士既罷而三郡棹卒四部黃頭班班猶見
豈尚沿西京之舊歟江左六朝舟師甚設而制度缺略不著
梁史有公私船之稱大抵或官或民初無所定陳之末載防
規船艦悉還都下江中至無一隻以此推見誠無是云者至

唐制而兵於樓船未有處也然而荆襄總管兼統水陸鄂兵
出討大 步艦亦必有法矣而兵志無傳焉抑又何哉方今

江海要擊其備嚴矣聞者有卒然之警猶謂民艦以佐王旅
漁賈無擬發之常州縣有之興之遷一時趣督往往條理未
彰或被其患伊欲以鄂者之成施之松江自荆達揚許浦之
成推之松江自吳達閩聯次比伍輯以軍政使之大小相維
遠近相及而宿之周漢然之楚越按之梁唐之間靡有成應
且夫治船置卒多糜官錢胡所能辦之一切科民則有不忍償
曰國家暇時姑置勿講卒有擻發閩浙騷然尚循舊貫財成
要津而氣勢不通無益攻守宜安設施幸諸君察察陳之母
徒曰道德藩籬將安用與

間昔者大禹排淮穴漢導三江定震澤而剗揚之患去方今
淮向為國藩籬震澤近在股肱郡言水利且無先焉蓋聞毗

陵其興之間淪為沮洳者皆故墟并聚落也棄田積多征賦
積減說者頗咎漕是曰禹迹三江僅松江存耳自堤作而江
不足以瀉湖緣是歲患溢宜決之便是說則然矣顧今行
都北門堤居孔道芻糧從艫可以坐集他如商旅之湊傳之
速使聘之便捨此無由馬朝而亡堤數者又告病矣如之
何況泇堤以東放于海斥往往桑麻沃懋利刺彌衆卒然
壞怨讟交作如之何往者范文正公欲疏諸浦以依松江之
流蘇文忠公欲立千橋以通漕堤之壅儻可行乎雖然當范
公時曾未有堤也殆不可與今同論若曰千橋橋成是潰則
患在數年之後與在旦暮何異未見其可也或曰六朝都建
鄴運不由京口蓋自破山瀆入秦淮自淮入江而破山之
東下荆漢道今蕪湖二州間所謂下唐者可以徑度受無
堤漕將出此雖然曩時却建鄴唯使漕斯已耳今都臨安

匪自為清慮也假令萬一有疆場之事長堤七八十里真
謂枕席上過師者廢陸而川是內自阻而他患且如故又如
之何 壞破堰不可勝計卒難徧復其不可不復毋過數
泗口可以鑿廣陵湖口可以向六合肥田可以下合肥古人
於是因田以設險因農以置屯大抵安豐以東則有芍陂臨
城以西則有射陂其間斷流為阻則廬江有舒水龍舒有皖
水巢有巢湖滁有滁水六合有瓦梁淮陰有白水塘皆用兵
所選也欲阻其道要無易此頗聞今茲豪右之家名田一畝
占地數頃阨塞類有主名矣胡從而得之強之而歸縣官耶
必紛然其擾不恐強民則地勢不比民居不勝而可以屯田
者未知有也或曰更以他地否則歸之直天冒地以要公士
俾民之利也為國而利俸民矣以為政若但曰官治陂堰俾
民自耕土曠人稀終為棄壤然則又如之何而可登艾之迹

杜預以成功何故泯復以貽患夫豈皆不足為耶事有召
禍法有起茲自昔病之矣淮浙之間而水利不興焉何以為
國徒利之興一切不顧必有被其殃者願諸公切嗟究之有
司將擇其中焉至若江漢以南嶠塚以東凡見於馬遷之書
班固之志朱欽之經何者所當修理科鎖條畫世所論著若
曰氏之記六井曾鞏之叙鏡湖單錡之論西浙何者所當依
用併幸毋略

問仰惟本朝至仁宗盛大仁厚擬周成康而過漢文景也自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極人物之成具在其時是何其盛哉蓋
歷年過於文景之相繼而事業何止淳樸無他而已彼好治
之心不宏如賈誼董仲舒為諸侯傳為博士無事功可述也
仁宗朝士由一介恢振斯文卓然配古者四方相望而不世
之賢能大用顯承與夫彙征于時衆矣慶曆間屢出手詔開

天章閣毅然以天下事責成大臣然後諸公奉行佐助不為
無大功者而歸公范公富公偃當建議又收用端 增置諫
臣中外議論相應如明按察抑僥倖去冗食謹入官選將帥
之類韓公所疏非一至范富二公俱除當世急務如取士安
邊之要減任子革磨勘謹赦令厚農棄擇守宰易監司數重
而范富二公有所條相類而所條畫不同者又欲察其所長
大體三公所陳汲汲於進才能退不肖而去宿弊也浸以施
行矣而醜王者 去之他日所以委寄二府賜 給筆札體
貌不殊倉猝固 或未足數而不自同於諸生對策者其歸
而條上亦有可 言歟此其尤著者班班上下若近若疎所
以為人才之盛皆可攷也夫事有本末有名實有凡目而緩
急細大係焉願以獨盛之日人物之盛所以有意太平或用
或言者備陳之將以仰禪今日大有為之治毋易言也

問治亂廢興之故數千載間其既有聖賢之效者所不論矣
自餘豈無取於長思於言而太息者要皆謂成康後無善治
周孔遠無正學其志往往磅礴宇內而求一世之畫從吾說
而不可得也然至今猶以孟氏為是其果然乎彼荀卿於制
作之原富強之效視帝王六經所論無一不周揚雄雖不如
荀之詳也如阮革斷鞮所以諄諄於唐虞成周云者意亦獨
至自餘有師法家法者陳經制長策者俱非魏晉以下所可
及王通謂可以再造夏倫而悲末世之苟道籍愈推孟氏之
功不在禹下原道所言亦非他儒者能及之雖然愈則曰孟
氏之死不得其傳焉自是舉世同聲和之顧豈無人哉抑孟
氏之名已尊而人不與議也果有所見哉此不可因人而
言也本朝歐陽公之明學者方盛尤善論六學政事耻事牧不
知泰山徂徠間則有行修經明學者所謂表湖學胡公尤

篤治道其學者多有才効號為學術尤備放南周氏二程先
生關中張氏以道學倡天下論學在當時遺言至今一世亦
戶知之矣雖然成康周孔之後道術為天下裂治効泯然不
知由起之故所謂渺然長思放言太息數世不過幾人而論
議顧不復有如孔孟之一藉彼荒唐之鳴長短之說如昔日
之甚不知學者何所取為不之證以敵異端歟今而曰伊
雝云也自周孔以來豈獨賢歟其間作者多矣若魏敬口
是因人之言則非學者矣彼其曰治國平天下物有先後也
我知格物云也篤恭而天下平也無實可議無證可考夫作
王制議大事黨幽冥而不知漢儒且深病之是其所論尚未
周歟雖然彼其考古今精矣而顧名論大然何歟其有得於
古今之精所以守經道者可得聞歟若夫與孔孟之傳無
一不相似也則委焉不思而四體以求聖王之與可也若不知

自信終身悠悠於一二之見則如昔之有者皆罪之過不
乎九川騰宗四海會同頌聖考作者相與贊揚心百業之
徒能言而已

問周官六典各有攸司而其間錯綜不齊豈非
何政司馬其官也而司馬之官也司馬之官也
司士掌邦之版正卿之使而練於兩馬曰走馬者
版與少冑之士不可以同也也正卿之使與師田之使
可以同也而周官之官也無乃亦其論乎
姐豆不過國定之上乎不然則必習於官者之儀也
治軍旅也或者以為是春火之後簡編詳括然也當以
編之雜採而今制右選之二言事也附列有若周官之
則又未可以外也秦火矣其惟原古今設官分職之本詳著一篇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雜著

瑞安縣學上梁文

吾邑有學絲屢廢而來諸生置員於崇寧為盛久矣越廢誰
其嗣興弛百校以獨先賴三時而具舉有嚴函丈可以橫經
於繁周廬可以肄業共惟聖考侈廟貌之前觀顯允賢侯輯
儒先之善弄事閔風俗歡動州閭斯抗脩梁爰申善頌
東吳會修門一常通壑海源源流道德也應泮水日朝宗
西峴首慈慈雨露低天上觀潮試回首朝陽今有鳳凰接
南一曲清江與地參驚世文章曾不露橫塘居士府潭潭
北閩粵群山來不極三峯之下可無人能以功名留翰墨
上閩關方今開蕩蕩少微正照斗牛墟此有隱淪誰與訪
下七八十翁多在者自言生不識干戈長得見孫也皆情罪

伏願上梁之後辟書克棟多士填門相維鬼神無風雨霖澍
之惠然及佩祚皆山河魁磊之英

到桂陽謁宣聖文

其惟夫子之言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勉矣乎其
質薄氣狃誤有民社願專斯語以免於及敢告

桂陽上元設醮青詞

延者庶證非常連陰不祥爰方假守何以召和會玉曆之初
頒雖修故事而天威之甚邇實真忱詳恭願哀矜一方嘉惠
百穀事闕民命寧使臣需僥倖之恩咎在臣躬毋令民被所
危之患

桂陽中秋設醮青詞

疾痛呼天報自忘其僭越高明獲物終不忍於顛躓永惟這
風火之祥何存虛谷應禱之速敢憑羽侶式謝鴻慈恭頌

不異塵凡有未盼蠶蛉臣斗筭之器雖負民社而不勝念臣
葵藿之誠蓋填溝壑而未已遂無它咎以迄終更

桂陽軍修城隍祝文

有屹崇壙爾神主之彼圯而闕宜崇補之築之闕闕尚呵護
之允也有成維皇其嘉與之

桂陽軍禱雨文

其假守於此大懼涼薄不足以用昭事明神以祈歲
事迺者烈風荐作嘉澤弗周粟未且憔悴夫為吏之
日短神與民相依之日長祭何以吏之不德而為斯民病也
敬申前請敢告終惠

謝龍山渡侯明應文

維侯所宅桂陽之望風雨不時於是焉禱其諸古之所謂境
內名山川賦茲者嘉澤弗周烈風荐作穀粟幾空未且就稿

固宰物者所以誦吏而侯亦豈遂忘此土也遣官乞靈齋宿
以奠侯不賢過而辱需施之其雖無以愈人猶足以伐石讓
詞昭示後來永永無息

周子名說

周子請名余命之曰仍之蓋取古仍孫之義周氏之門父子
孫凡三世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
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欲為士大夫者必世其家者也
三姓之舊於今為庶畢萬匹夫也而大有後於晉國是在懋
不懋而已故字之懋長

朱子名說

吾友朱同之子名植字直卿 名字所從來曰祖父
所命也欲易其字為直方而植 因書以遺之使持白
祖父視如何也

謝居士贊

貧而好施隱而好善終身無居而義不廢嗣息豈其所謂非
儒非墨而自適其適者耶

自贊

以學多病以貧數窮侯我歲晏亦二者之功 歸家寒
太空儻不離人即為良農

桂陽軍告諭百姓

照會當我到任欲得民間浦稅法意檢坐到見行條法如右
父子律子孫違犯教令供食有闕者徒二年

里並如等

勅諸生子孫而棄之者徒二年殺者徒三年收生人共
犯雖為從殺者與同罪者徒二年並許人告若地

分及隣保知而不告殺者徒一年棄者杖一等

夫婦律諸妻無七出及義絕之狀而出之者徒一年

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杖一百追還若犯惡疾及

姦者不用此律

房族律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

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

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謗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

相隱成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律諸告周親身長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其告

重者如所告罪一等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大

功等長各杖一尋小功緦麻杖一尋誣告重者各加所

誣罪一等即非相容隱被告者如律其相侵犯自理

隣里

勅諸許告之罪若於法不應告之人雖係廂者隣保亦

不得告

勅諸事不干已輒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之事各不得

受理

律諸隣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

救助者杖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連告附近官司若不

告者亦以不救助論其官司不即救助者徒一年竊盜

若各杖二等

窩藏擄頭秀略

勅知人犯罪而藏匿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不須事

被追藏位匿罪人法其知情停止人犯徒以上罪者杖

此

律知情藏匿罪人若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各減罪人罪一等

律諸博戲賭財物者各杖一百轉賭財物重者各依已論論論論已其停止主人及力告如合者各如之

勅諸開摺坊停止賭博財物者隣州編管於出軍營內停止之配不城並許人告廂者巡察看營宿提舉人失

覺察者以八十

律諸罪人略賣人不轉轉附職法為奴婢者絞為部曲者流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徒三年而縱難淑和

者各減一等

勅諸畧若和誘人因而取財及雇賣或得財者計入已之職在人不轉轉罪人者以不持仗強盜論一貫皆配

里婦人五百里編管因而姦者依強姦法和誘者以不持仗竊盜論五貫配五百里婦人隣州編管其知情引領牙保若藏匿被畧誘者各依藏匿犯人法

右仰汝等百姓各詳立法之意欲汝安錯夫婦相保故養有缺及遺法教令及不舉子之法欲汝安錯夫婦相保故

有七出三不去之法欲汝和協宗族如一故有相容隱不相告之法欲汝交通隣里無爭訟有不得告許及相救助之法

欲汝守己不務貪婪但利其家却為衆害故有停藏開摺畧之法遇王聞設姦盜每事有條意在宗汝為非勸汝為善

當賦即效項係父子夫婦房族隣里要坊事理明以教諭汝等皆有良心其俗質朴比之諸處公事最稀若更遵從

不致違戾雖有官府刑何所施更真得力之家津遣子弟從師就學興起門戶其餘勤謹農桑愛惜錢穀祭享六朝祖考子

墳墓如此則骨肉相勸里巷無怨和氣所積天道不左風雨
必調五穀必熟可使此邦永為樂土至如徭人實同省地又
夫在還何分彼此設若軍縣催科或公人下鄉恐嚇保社復
相以或寄等家規收過多或代納上戶利息太重之類
凡有任意差並仰披陳當於當職自有過差諸縣不能體恤當以
看望未欲興詞但希書簡相投或因寄居學我過聽見諭庶
幾知從汝之便

桂陽軍告諭納稅榜文

照對軍照每年起發省部總領諸司錢糧并支給官兵錢糧
實萬浩瀚別無課入全藉稅戶夏秋銀錢分擘應副當職到
任據平陽縣丞狀申稟磨見得自淳熙十一年秋至十四年
夏六料銀錢欠數不少除十一年已准一赦文自第五等已
下除放外餘四等以上并十一年夏至十四年夏三料理合

拘催切慮稅戶不易難以一併了納當職今同眾官計度將
十一年四等以上戶共欠一千二百八兩有零并十二年夏
十二年秋共欠一千五百七十四兩有零共欠三料未納之
數時暫住催自十三年夏料為始催理又慮稅戶日前已將
錢米交托與攬子店戶等人却被兜收人已致作名下掛欠
已行下知丞分鄉具出長名帖子付逐都保正戶長仰各巡
問甲甲內人戶如委曾交納託與人見有干照即仰保正類
衆姓名保明申縣切待於交攬人名下追理自餘委係本戶
即仰趁時之軍輸納今立寬限十三年夏秋二料限二月終
一、夏秋限三月終更不准前遣官差人下鄉攬擾乃已
東受納等項每銀一兩減五文足指子錢減三文足役錢
一百文足收會錢八十三文足每一貫減五文足指子錢減
三文足苗米官田賦田米每石減十二文通每石合用米減

十五升攬子米減五升和粟米每石減七文足每石米
減十三升攬子米減五升省義倉米每鈔減五文足每石
減十三文足倉用米減二十二升省攬子米減五升省
錢物欠為正稅自足丁辦一年支遣當議存
例無名科歛並行蠲減以便人戶若致限滿拖欠不肯
仰本縣將欠數多人申軍點追別有行遣

桂陽軍勸農文

照對守令勸農國有常典循習之久但為空文當取以里巷
通曉之言勸諭汝等開具下項

一閩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鋤耨數番加以糞溉方為
良田此間

不待施糞鋤耨亦希所種禾麥自然秀茂則知其土

膏腴勝如閩浙然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
間所收却無此數當是人力不到子課遂減奉勸自
今更加勤勉勿為惰農坐視豐歉

一門房隣里切須和睦莫與爭訟界至田塍各據未
火下午畜迭相借助少有言氣且務休和到訟庭

便妨日子况復般累倍有勞費假如有田十畝歲收
不過十石供輸之外瞻贖難豈宜因訟耗財自取狼狽

了納租稅務在及時今來受納倉場並是當日鈔
結簿如有農家或將銀米憑托攬子舖戶寺人須是

自去赤鈔為憑不可信受手會白關之類所
鋪兜攬過已致作掛欠正當農務忽被追呼

一陂塘水利且從古來上流下接公共分使若甲家占
各害及乙丙群聚爭奪甚者到官期集隣保追遠

佐動經旬月方得事明本欲獨得便宜却被兩指妨礙

生借租糧貧者不先先須量力莫據眼前借借天多
新還不易及至空窮却謀昏頓斤是
息除豁積欠難以逐年登帶恣為貪婪若貧者
賴不還富者貪婪已甚日致興訟罪有所歸即非三
客相資隣里相保之道

一此間典買產業或瞞昧卑幼或不儘問親隣或因抱
種交業不時或因白與投印違限之類緣此無賴等
輩執占爭論先自時種徑行收採比至到官惟憑契
約往往得產之家雖用見錢反以違法失理遭罪請
自今遇有交易子細審度凡涉前項數端之類幸勿
向前以貽後患

一此間多有無籍之人告人絕產及至到官或有恩養
子孫承代或有吐退近親遺囑其初官司未知來由
須至行遣甚者抄估比至給還動經年歲以此失業
深屬可憐除已行下諸縣自今如有的是絕戶即仰
都保連名結罪保明具申方與受理自餘勿干涉人
妄有告訴重行科斷

一諸縣夫運除是般蠶網運或米雖當忙月亦或不免
其餘雜役宜且暫停如官司差使重疊或無輪次苦
不均及承行等人取乞擾擾運至應干職沒有妨

使汝失所並仰陳訴

截論務在從從庶免有年母今後

齊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師圖書

書

林

大德子...
心源...
之書...
藏內學



